



纪念版第十五书

《太白阴经》

李浴日纪念基金会出版

www.leeyuri.org

《太白阴经》¹

唐-李荃²撰/金山钱熙祚锡之校

守山阁丛书/四库全书子部

¹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又称《太白阴经》。中国古人认为太白星主杀伐，因此多用来比喻军事，《太白阴经》的名称由此而来，作者为唐朝的李荃。

² 李荃，号达观子，唐陇西（今甘肃境内）人。道家思想理论家，政治军事理论家，隐士。

《太白阴经》

唐-李荃撰

目 录

钦定四库全书提要 / 3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序 / 4

进太白阴经表 / 5

卷一 人谋上 / 6

天无阴阳篇第一

人无勇怯篇第三

国有富强篇第五

将有智谋篇第七

数有探心篇第九

地无险阻篇第二

主有道德篇第四

贤有遇时篇第六

术有阴谋篇第八

政有诛强篇第十

卷二 人谋下 / 15

善师篇第十一

庙胜篇第十三

子卒篇第十五

励士篇第十七

地势篇第十九

作战篇第二十一

行人篇第二十三

贵和篇第十二

沉谋篇第十四

选士篇第十六

刑赏篇第十八

兵形篇第二十

攻守篇第二十二

监才篇第二十四

卷三 杂仪 / 27

授钺篇第二十五

将军篇第二十七

队将篇第二十九

监人篇第三十一

誓众军令篇第三十三

部署篇第二十六

阵将篇第二十八

马将篇第三十

相马篇第三十二

关塞四夷篇第三十四

卷四 战具 / 39

攻城具篇第三十五

水攻具篇第三十七

济水具篇第三十九

器械篇第四十一

守城具篇第三十六

火攻具篇第三十八

水战具篇第四十

军装篇第四十二

卷五 预备 / 52

预备总序

凿濠篇第四十四

烽燧台篇第四十六

游奕地听篇第四十八

严警鼓角篇第五十

夜号更刻篇第五十二

筑城篇第四十三

弩台篇第四十五

马铺土河篇第四十七

报平安篇第四十九

定铺篇第五十一

乡导篇第五十三

井泉篇第五十四
搜山烧草篇第五十六
衅鼓篇第五十八
人粮马料篇第六十
宴设音乐篇第六十二

卷六 阵图 / 63

阵图总序
风后握奇外垒篇第六十四
偃月营图篇第六十六
教旗篇第六十八
教弩图篇第七十
离而为八阵图篇第七十二

卷七 祭文、捷书、药方 / 71

祭文总序
禡马文篇第七十四
祭名山大川文篇第七十六
祭毗沙门天王文篇第七十八
治人药方篇第八十

卷八 杂占 / 82

杂占总序
占月篇第八十三
占流星篇第八十五
占妖星篇第八十七
分野占
五音占风

卷九 遁甲 / 112

遁甲总序
推五星所在法
推亭亭白奸法
闭六戊法

卷十 杂式 / 127

元女式
主客向背篇
龟卜篇

跋 / 144

迷途篇第五十五
前茅後殿篇第五十七
屯田篇第五十九
军资篇第六十一

风后握奇垒篇第六十三
太白营图篇第六十五
阴阳队图篇第六十七
草教图篇第六十九
合而为一阵图篇第七十一

禡牙文篇第七十三
祭蚩尤文篇第七十五
祭风伯雨师文篇第七十七
露布篇第七十九
治马药方篇第八十一

占日篇第八十二
占五星篇第八十四
占客星篇第八十六
占云气篇第八十八
风角
鸟情占

向背择日
推恩建黄道法
出师安营
玉女闭局法

察情胜败篇
推神煞门户篇
山冈营垒篇

钦定四库全书提要

《太白阴经》八卷，唐·李筌撰。筌里籍未详，惟《集仙传》称其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着《太白阴经》。又《神仙感遇传》曰：「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符》十卷，入山访道，不知所终。」《太白阴符》当即此书，传写讹一字也。考《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皆云：《太白阴经》十卷。而此本止八卷，疑非完帙，然核其篇目，始于天地、阴阳、险阻，终于杂占，首尾完具，又似无所阙佚，殆后人传写有所合并，故卷数不同欤！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筌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其人终于一郡，其术亦未有所试。不比孙、吴、穰苴、李靖诸人，以将略表见于后世。然杜佑《通典·兵类》取通论二家，一则《李靖兵法》，一即此经。其《攻城具》篇，则取为《攻城具》、《守城具》篇、《筑城》篇、《凿濠》篇、《弩台》篇、《烽燧台》篇、《马铺土河》篇、《游奕地听》篇，则取为《守拒法》。《水攻具》篇，则取为《水战具》。《济水具》篇，则取为《军行渡水》。《火攻具》篇、《火战具》篇，则取为《火兵》。《井泉》篇，则取为《识水泉》。《宴娱音乐》篇，则取为《声感人》。是佑之采用此书与李靖之书无异，其必有以取之矣。靖之兵法，宋时已残缺舛讹。阮逸所传又乱以伪，本筌此经至今犹存，惟篇首《阴阳总序》及《天地无阴阳》篇有录无书，不知佚于何时，今则无从校补矣！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序

太古之时，人不识其父，蒙如婴儿。夏则居巢，冬则居穴，与鹿豕游处。圣人以神任四时、合万物於无形而神知之矣！过此以往非，神不足以见天地之心，非心不足以知胜败之术。夫心术者，尊三皇、成五帝；贤人得之，以伯四海、王九州；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勍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故君子得之固穷，小人得之倾命。是以，兵家之所秘而不可妄传，否则殃及九族。臣今所着《太白阴经》，其奇谋诡道；论心术，则流於残忍，以为不如此，则兵不能振，故藏诸名山石室间，承帝命，欲备清览，敢昧死以进。

唐永泰四年秋

河东节度使都虞候臣李筌撰

秘阁楷书臣罗士良滕

御书祇候臣张永和监

入内黄门臣朱永中监

入内内侍高班内品臣评元吉监

入内内侍高班内品臣赵承信监

进太白阴经表

臣筌言《太白阴经》者，记行师用兵之事也。臣闻：太白主兵，为大将军，阴主杀伐，故用兵而法焉！伏惟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肃皇帝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患，远方宾服，罔有不庭，虽武、尚征伐，而兵不可弭！德贵柔远，而谋不可亡。臣筌，少室书生，才非武职，敢越樽俎，辄述兵书，起〈天无阴阳〉，终〈兵家心术〉，凡一百篇，勒成十卷，号曰：《太白阴经》。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括囊无遗，秋毫无录。其阴阳、天道、风云、向背，虽远人事，亦存而不忘，小及锥刀，大至城堡，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三军！辕门有之，虽桴鼓之吏、厮养之卒，亦可为万人之将。言无文饰、理探玄微，十载修成，四方兵起，识者以为济时之用。臣自风尘悖乱，牧□边陲，兵行天机，战伐常胜，虽坐偏裨之职，未展纵横之谋，挟经怀惭，辜负圣化，职守有限，不及蹈舞阙庭，谨附表并经以闻。臣筌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乾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议大夫，持节幽州军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臣李筌上表。

夫《太白阴经》者，有唐少室书生李筌，常游名山，探奇术於嵩山虎口岩石壁中，得《黄帝阴符经》，遇骊山老姥，指明秘要，洞究深微，撰为兵书，名曰：《太白阴经》。上宣天机，以为将家之轨则也。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卷一 人谋上

天无阴阳篇第一

经曰：天圆地方，本乎阴阳。阴阳既形，逆之则败，顺之则成。盖敬授农时，非用兵也。夫天地不为万物所有，万物因天地而有之；阴阳不为万物所生，万物因阴阳而生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阴阳之于万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不为焦灼万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不为漂荡万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万物遇之，自有差殊；阴阳者，一其性，而万物遇之，自有荣枯。若水火有情，能浮石、沉木、坚金、流土，则知阴阳不能胜败存亡吉凶善恶明矣！夫春风东来，草木甲坼，而积廩之粟不萌；秋天肃霜，百卉具腓，而蒙蔽之草不伤。阴阳寒暑，为人谋所变；人谋成败，岂阴阳所变之哉！

昔王莽征天下善韬铃者六十三家，悉备补军吏，及昆阳之败，会大雷风至，屋瓦皆飞，雨下如注。当此之时，岂三门不发、五将不具耶！亭亭白奸错太岁月建，误殆至如此。古有张伯松者，值乱出居，营内为贼所逼，营中豪杰皆遁。伯松曰：「今日反吟，不可出奔。」俄而贼至，伯松被杀，妻子被虏，财物被掠。桓谭《新论》曰：「至愚之人，解避恶时，不解避恶事。」则阴阳之于人有情哉！太公曰：「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无厚德而占日月之数，不识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时，无智无虑而侯于风云，小勇小力而望于天福，怯不能击而恃龟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设伏不巧而任向背；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

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故明将弗法，而众将不能已也。

孙武曰：「明王圣主、贤臣良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于鬼神，不可求象于事，不可验之于度；必求于人。」吴子曰：「料敌有不卜而战者」，先知也。范蠡曰：「天时不作，弗为；人事不作，弗始。」天时为敌国有水旱灾害、虫蝗霜雹，荒乱之天时非孤虚向背之天时也。太公曰：「圣人之所生也欲正后世。」故为谲书而寄胜于天道，无益于兵也。夫如是，则天道于兵，有何阴阳哉！

地无险阻篇第二

经曰：「地利者，兵之助。」犹天时不可恃也。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经其南，荒淫怠政，武王杀之；秦之地左崤函，右汧陇，终南、太华居其前，九原、上郡居其后，刑政苛酷，子婴迎降于轵道、姚泓面缚于灞上；吴之居，五岭在其南，三江在其北，左沧浪，右衡山，刑政不修，吴王终于归命陈主、卒于长城；蜀之分，左巫峡，右邛樊，南有泸溪之障，北有剑阁之险，时无英雄，刘禅不能守，李势不能固。由此言之，天时不能佑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

人无勇怯篇第三

经曰：勇怯有性，强弱有地。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

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地势所生，人气所受，勇怯然也。且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

既言秦人劲：申屠之子，败于峽关；杜洪之将，北于水；则秦人何得而称劲。吴人怯：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败齐于艾陵，长晋于黄池，则吴人何得而称怯。蜀人懦：诸葛孔明，撮巴蜀之众，窥兵中原，身为彊尸，而威加魏将，则蜀人何得而称懦。楚人轻：项羽破秦，虏王离，杀苏角，威加海内，诸侯俯伏，莫敢窥视，则楚人何得而称轻。齐人多诈：田横感五百死士，东奔海岛，及横死，同日而伏剑，则齐人何得而称诈。越人浇薄：越王勾践，以死亡之国，恤孤老之众，九年灭吴，以弱攻强，以小取大，则越人何得而称浇薄。燕赵之人锐：蚩尤败于涿鹿，燕丹死于易水，王浚缚于蓟门，公孙戮于上谷，则燕赵之人何得而称锐。凉陇之人勇：……所以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勇之与怯于人何有哉！

主有道德篇第四

经曰：古者，三皇得道之统，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天下无所归其功；五帝则天法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相让其功。道德废，王者出，而尚仁义；仁义废，伯者出，而尚智力；智力废，战国出，而尚谲诈；圣人知道不足以理，则用法；法不足以理，则用术；术不足以理，则用权；权不足以理，则用势；势用，则大兼小、强吞弱。

周建一千八百诸侯，其并为六国，六国连兵结难，战争方起。六国之君，非疏道德而亲权势。权势用，不得不亲；道德废，不得不疏其理然也。唯圣人能反始复本，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理天下

正者，名法也。奇者，权术也。以名法理国，则万物不能乱；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以无事理天下，则万物不能挠。不挠，则神清。神清者，智之原。智者，心之府。神清、智平，乃能形物之情。人主知万物之情，裁而用之，则君子小人，不失其位。夫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无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则人阙其理；失于小人，则物罹其殃。故曰：「人不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则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职。四封之内，百姓之事，任之于相；四封之外，敌国之事，任之于将。语曰：「将、相明，国无兵。」舜以干戚而服有苗，鲁以頽宫而来淮夷。以道胜者，帝；以德胜者，王；以谋胜者，伯；以力胜者，强。强兵灭，伯兵绝，帝王之兵前无敌人；主之道，信其然矣。

国有富强篇第五

经曰：国之所以富强者，审权以操柄，审数以御人。课农者，术之事，而富在粟；谋战者，权之事，而强在兵。故曰：「兴兵而伐叛，则武爵任；武爵任，则兵强。按兵而劝农桑，农桑劝，则国富。」国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谋，不足以成其强。古者，圣人法天而皇，贤君法地而帝，智主法人而伯，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人之力，乃可富强。

乘天之时者，春植谷、秋植麦、夏长成、冬备藏。因地之利者，国有沃野之饶，而人不足于食者，器用不备也；国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于财者，商旅不备也。通四方之珍异，以有易无，谓之商旅。飭力以长地之财，用资军实，谓之农。夫理丝麻，以成衣服，谓之女功。云梦之毛羽，黔溪之丹砂，荆扬之皮革角骨，江衡之柁梓，会稽之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枲絺苧，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之剑，燕之角，荆之簠，汾胡之箛，吴越之金锡，此地之财也。燕

之涿鹿，赵之邯郸，魏之温轶，韩之荥阳，齐之临淄，陈之宛邱，郑之阳翟，洛川之二周，越之具区，楚之云梦，齐之巨鹿，宋之孟诸，此地之良也。非有灾害疾病而贫者，非惰则奢；世无奇业而独富贵者，非俭则力。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使然也；同贯而相兼并者，强弱使然也；同地而或强或弱者，理乱使然也。苟有道理，地足容身，事可致也；苟有市井，交易所通，货财可积也。

夫有容身之地，智者不言弱；有市井之利；智者不言贫。地诚任，不患无财；人诚用；不畏强御？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汤武战伐而服诸侯。国愚，则智可以强国；国智，则力可以强人。用智者，可以强于内而富于外；用力者，可以富于内而强于外。是以，汉武帝南平百粤，以为园囿；却羌胡，以为苑圃。珍怪物，充于后宫；駟騶馱馱；实于外厩。匹庶乘坚良人，间厌柚橘，此谓智强于内而富于外。秦孝公行垦草之令，使商不得余、农不得耒；废逆旅、禁山泽、贵酒肉之价、重关市之赋，使农佚而商劳。行之数年而仓庾实，人知礼义。至于始皇，以为之资，东向而并诸侯，此为力富于内而强于外也。故知王之业，非智不战，非农不瞻，过此以往而致富强者，未之有也。

贤有遇时篇第六

经曰：贤人之生于世，无籍地，无贵宗，无奇状，无智勇；或贤或愚，乍醉乍醒，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其得之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志同，信符而言顺，如覆水于地，先流其湿；如燎火于原，先就其燥。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汤得之于鼎饪之间，升陟而放桀。太公朝歌之鼓刀、棘津之卖浆，周得之于垂纶之下，杀紂而立武庚。伍员被发徒跣、挟弓矢乞食于吴，阖闾向风而高其义，下阶迎之，三日与语，无复疑者。范蠡生于五户之墟，为童时，内视若盲、反听若聋，时人谓之至狂；大夫种来观而知其贤，扣门请谒，

相与归于地户。管夷吾束缚于鲁，齐桓任之以相。百里奚自鬻于虞，秦穆任之以政。韩信南郑之亡卒，淮阴之怯夫，汉高归之以谋。故曰：「明君之心，如明鉴，如澄泉。」圆明于中，形物于外，则使贤任能，不失其时。若非心之见，非智之知，因人之视，借人之听，其犹眩耄叟以黼黻聒，聋夫以韶濩玄黄，宫征无贯于心，欲求得人，而幸其伯，未之有也。故五帝得其道而兴，三王失其道而废。废兴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贤之用，非在兵强、地广、人殷、国富也。

将有智谋篇第七

经曰：太古之初，有[木百]皇氏，至于容成氏，不令而人自化，不罚而人自齐，不赏而人自劝，不知怒，不知喜，俞然若赤子。庖牺氏、神农氏，教而不诛；轩辕氏、陶唐氏、有虞氏，诛而不怨。盖三皇之政以道，五帝之政以德。夏商衰，汤武废道德、任智谋。……秦任商鞅、李斯之智，而并诸侯；汉任张良、陈平之智而灭项籍；光武任寇恂、冯异之智，而降樊崇；曹公任许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绍；孙权任周瑜、鲁肃之智，而败魏武；刘备任诸葛亮之智，而王西蜀；晋任杜预、王浚之智，而平吴；苻坚任王猛之智，而定八表之众；石勒任张宾之智，而生擒王凌；拓拔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师；宇文任李穆之智，而挫高欢之锐；梁任王僧辨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颎之智，而面缚陈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败颉利可汗。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故曰：将军之事，以静正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见福于重关之内，虑患于杳冥之外者，将之智谋也。

术有阴谋篇第八

经曰：古之善用兵者，必重天下之权，而研诸侯之虑。重权不审，不知轻重强弱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重莫难于周知，

揣莫难于悉举，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圣人能任之，故兵有百战百胜之术，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夫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用计谋者，荧惑敌国之主，阴移谄臣，以事佐之；惑以巫覡，使其尊鬼事神；重其彩色文绣，使贱其菽粟，令空其仓庾；遗之美好，使荧其志；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以竭其财、役其力；易其性，使化改淫俗；奢暴骄恣，贤臣结舌，莫肯匡助，滥赏淫刑，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卜祠鬼，逆忠进谄，请谒公行，而无圣人之政，爱而与官，无功而爵，未劳而赏；喜则赦罪，怒则肆杀；法居而自顺，令出而不行，信蓍龟、卜筮、鬼神、祷祠、谗佞、奇技，乱行于门户，其所谓是者，皆非；非者，皆是。离君臣之际，塞忠谏之路，然后淫之以色，攻之以利，娱之以乐，养之以味。以信为欺，以欺为信，以忠为叛，以叛为忠。忠谏者死，谄佞者赏。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刑，人不堪命，所谓未战以阴谋倾之，其国已破矣。

以兵从之，其君可虏，其国可隳，其城可拔，其众可溃。故汤用此而桀放，周用此而纣杀，越用此而吴国墟，楚用此而陈蔡举，三家用此而鲁国弱，韩魏用此而东周分。儒生之言皆曰：「兵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亡。」是则小国之君无伯王之业，万乘之主无破亡之兆；昔夏广而汤狭，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所谓不战而胜者，阴倾之术，夜行之道，文武之教。圣人昭然独见，忻然独乐，其在兹乎！

数有探心篇第九

经曰：古者，邻国烽烟相望，鸡犬相闻，而足迹不接于诸侯之境，车轨不结于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乐其居。后世浇风起而淳朴散，权智用而谲诈生，邻国往来用间谍；纵横之事，用彘括之人矣。

徐守仁义，社稷邱墟。鲁尊儒墨，宗庙泯灭。非达奥知微，不能御敌；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见情伪，不能成名；材智不明，不能用兵；忠实不真，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先生述〈捭阖〉、〈揣摩〉、〈飞箝〉、〈抵巇〉之篇，以教苏秦、张仪游说于六国而探诸侯之心，于是术行焉！夫用探心之术者，先以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诗书、经传、子史、谋略、成败浑而杂说，包而罗之，澄其心，静其志，伺人之情，有所爱恶、去就，从欲而攻之，阴虑阳发，此虚言而往，彼实心而来，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应不失，契合无二，胶而漆之，无使反复，如养由之操弓、逢蒙之挟矢，百发无不中正，犹设置罟，以罹鱼兔，张其会，磔其腰，胁其虚，必冲纲而挂目，亦奚有子遗哉！

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惧，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贿，勿以廉。夫与智者言，依于博，智有涯而博无涯，则智不可以测博；与博者言，依于辨，博师古而辨应，今则不可以应辨。与贵者言，依于势，贵位高而势制高，则位不可以禁势。与富者言，依于物，富积财而物可宝，则财不足以易宝。与贫者言，依于利，贫匮乏而利丰赡，则乏不可以矜丰。与贱者言，依于谦，贱人下而谦降下，则贱不可以语谦。与勇者言，依于敢，勇不惧而敢刚毅，则勇不可以慑刚。与愚者言，依于锐，愚质朴而锐聪明，则朴不可以察聪。此八者，皆本同其道，而末异其表。同其道，人所欲听；异其表，听而不晓。如此，则不测浅、不测深，吾得出无间、入无朕，独往而独来，或纵而或横；如偃枯草，使东而东，使西而西；如引停水决之则流；壅之则止，谋何患乎不从哉！

夫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故兽之动，必先爪牙；禽之动，必先觜距；螫虫之动，必以毒；介虫之动，必以甲。夫鸟兽虫豸，尚用所长以制物，况其智者乎！夫人好说道德者，必以仁义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纵横御之；好谈法律者，必以权术挫之。必乘其始、合其终、摧其牙、落其角，无使出吾之右。徐以庆吊之言，忧喜其心，使其神不得为心之主。长生、安乐、富贵、尊荣、声色、喜说，庆言也；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刑戮、诛罚，吊言也。与贵者谈，言吊则悲；与贱者谈，言庆则悦。将其心，迎其意，或庆或吊，以惑其志，情变于内者，形变于外，常以所见而观其所隐，所谓测隐探心之术也。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术而无此者，不足以成伯王之业也。

政有诛强篇第十

经曰：夫国有乱军者，士卒怯弱、器械柔钝、政令不一、赏罚不明，不预焉！所谓乱军者，豪家权臣、阉寺嬖昵，为之军吏，权军之势，擅将之威，公政私行，私门公谒。上发谋，下沮议；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很如狼，强不可制者，皆谓之乱军，各宜诛之。文宣诛少正卯于两观，而鲁国清；田穰苴斩庄贾于表下，而军容肃；魏绛刃杨干而诸侯服；项籍斩宋义，而天下怖。夫诛豪者，益其威；戮强者，增其权。威权生于豪强之身，而不在于士卒之庸。豪强有兼才者，则驾而御之，教而导之，如畜鸷鸟，如养猛虎，必节其饥渴、翦其爪牙、绊其足、楔其舌，呼之而随，嗾之而走，牢笼其心使驯。吾之左右豪强无兼才者，则长其恶、积其凶、纵其心、横其志，祸盈于三军，怨结于万人。然后诛之，以壮吾气。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为将帅者，国之师，不诛豪强，何以成三军之威哉！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卷二 人谋下

善师篇第十一

经曰：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周德既衰，诸侯自作礼乐，专征伐，始于鲁隐公，齐以技击强，魏以武卒奋，秦以锐士胜。说者以孙、吴为宗，唯荀卿明于王道而非之。谓：齐之技击是亡国之兵，魏之武卒是危国之兵，秦之锐士是干赏蹈利之兵。至于齐桓、晋文之师，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故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敌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当汤武之仁义。故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

黄帝独立于中央而胜四帝，所谓善师者不阵也。汤武征伐，陈师誓众，放桀擒纣，所谓善阵者不战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所谓善战者不败也。楚昭王遭阖闾之祸，国灭出亡，父兄相与奔秦求救，秦人出兵，楚王反国，所谓善败者不亡也。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殷周并，下至末代，苟任诈力贪残，孙、吴、韩、白之徒，皆身被诛戮，子孙不传于嗣。盖兵者，凶器；战者，危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也。

贵和篇第十二

经曰：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春秋左氏传》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军之众，无所用也。是故，晋悼公使魏绛和戎，以正

诸华，八年之间，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羌戎亦归；晋惠公内不侵不叛之臣，于是有崤之师。譬如捕鹿，晋人角之，戎人掎之。

夫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义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谋胜人；有权之主，能以势制人。见胜易，知胜难。语曰：「先王耀德不观兵，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故有衣冠之会，未尝有歃血之盟；有革车之会，未尝有战阵之事。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古先帝王所以举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文德以怀之怀之；不服，饰玉帛以啖之；啖之不来，然后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谓叛而必讨，服而必柔。既怀既柔，可以示德。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夫如是，则四夷不足吞，八戎不足庭也。

庙胜篇第十三

经曰：天贵持盈不失，阴阳四时之纲纪；地贵定倾不失，生长均平之土宜。人贵节事，调和阴阳，布告时令，事来应之，物来知之，天下尽其忠信、从其政令。故曰：「天道无灾，不可先来；地道无殃，不可先倡；人事无失，不可先伐。」四时相乘，水旱愆和，冬雷夏霜，飞虫食苗，天灾也。山崩川涸，土不稼穡，水不涧下，五果不树，八谷不成，地殃也。重赋苛政，高台深池，兴役过差，纵酒荒色，远忠昵佞，穷兵黩武，人失也。上见天灾，下睹地殃，傍观人失。

兵不法天，不可动；师不则地，不可行；征伐不和于人，不可成。天赞其时，地资其财，人定其谋。静见其阳，动察其阴，先观其迹，后知其心。所谓胜兵者，先胜而后求战；败兵者，先战而后求胜。故曰：「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矣。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矣。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沉谋篇第十四

经曰：善用兵者，非信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兵者，诡逆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心谋大，迹示小；心谋取，迹示与。惑其真，疑其诈；真诈不决，则强弱不分。湛然若玄元之无象，渊然若沧海之不测。如此，则阴阳不能算，鬼神不能知，术数不能穷，卜筮不能占，而况于将乎！夫善战者，胜败生于两阵之间；其谋也，策不足验；其胜也，形不足观。能言而不能行者，国之害；能行而不能言者，国之用。故曰：「至谋不说，大兵不言，微乎！神乎！故能通天地之理，备万物之情。」是故，贪者利之，使其难厌；强者卑之，使其骄矜；亲者离之，使其携贰。难厌则公正阙，骄矜则虞守亏，携贰则谋臣去。

周文利殷，而商纣杀；勾践卑吴，而夫差戮；汉高离楚，而项羽亡。是故，屈诸侯者以言，役诸侯者以策。夫善兵者，攻其爱，敌必从；捣其虚，敌必随；多其方，敌必分；疑其事，敌必备。从随不得城守，分备不得并兵，则我佚而敌劳，敌寡而我众。夫以佚击劳者，武之顺；以劳击佚者，武之逆；以众击寡者，武之胜；以寡击众者，武之败。能以众击寡，以佚击劳，吾所以得全胜矣。夫竭三军气、夺一将心、疲万人力、断千里粮，不在武夫行阵之势，而在智士权算之中。弱兮柔兮，卷之不盈怀袖；沉兮密兮，舒之可经寰海。五寸之键，能制阖辟；方寸之心，能易成败。智周万物而不殆，曲成万物而不遗。顺天信人，察始知终，则谋何虑乎不从哉！

子卒篇第十五

经曰：古者，用人之力，岁不过三日，籍敛不过什一。公刘好货，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太王好色，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文王作刑，国无冤狱。武王行师，士乐其死。古之善率人者，未有不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然后人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然后人以死易生。人所以守战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者厚也。上施厚，则人报之亦厚。且士卒之于将，非有骨肉之亲，使冒锋镝、突干刃、死不旋踵者，以恩信养之、礼恕导之、小惠渐之，如慈父育爱子也。故能救其阽危、拯其涂炭，卑身下士，齐勉甘苦，亲临疾病，寒不衣裘，暑不操扇，登不乘马，雨不张盖。军幕未办，将不言坐；军井未通，将不言渴。妻子补绽于行间，身自分功于役作。箠醪之馈，必投于河；挟纆之言，必巡于军。是以，人喜金铎之声、勇鼓鞞之气者，非恶生而乐死，思欲致命而报之于将也。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理，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语曰：夫妻谐，可以攻齐；小夫怒，可以攻鲁。王翦、李牧、吴起、田穰苴竟如此而兵强于诸侯也。

选士篇第十六

经曰：统六军之众，将百万之师，而无选锋，浑而杂用，则智者无所施其谋，辨者无所施其说，勇者无所奋其敢，力者无所著其壮，无异独行中原，亦何所取于胜负哉！故孙子曰：「兵无选锋，曰北。」

夫选士以赏，赏得其进；用士以刑，刑慎其退。古之善选士者，悬赏于中军之门，有深沉谋虑出人之表者，以上赏而取之，名曰：「智能之士」。有辞纵理横、飞箠掉阖，能移人之性、夺人之心者，以上赏而礼之，名曰：「辩说之士」。有得敌国君臣问间请谒之情性

者，以上赏而礼之，名曰：「间谍之士」。有知山川水草次舍、道路迂直者，以上赏，而礼之名曰：「乡导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变诡谲者，以上赏得而厚之，名曰：「技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贯重札，戈矛剑戟便于利用，陆搏犀兕，水攫鼃鼃，佻身捕虏，搴旗摭鼓者，以上赏得而抚之，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马，左右超忽，踰越城堡，出入庐舍，而亡形迹者，上赏得而聚之，名曰：「躡捷之士」。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上赏得而聚之，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负六百三十斤行五十步者，上赏得而聚之；或二百四十斤者，次赏得而聚之，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运三式，多言天道、阴阳、诡谲者，下赏得而存之，名曰：「技术之士」。夫十士之用，必尽其才、任其道。计谋使智能之士，谈说使辩说之士，离亲间疏使间谍之士，深入诸侯之境使乡导之士，建造五兵使技巧之士，摧锋捕虏、守危攻强使猛毅之士，掩袭侵掠使躡捷之士，探报计期使疾足之士，破坚陷刚使巨力之士，诳愚惑痴使技术之士，此谓任才之道、选士之术也。三王之后，五伯之辟，得其道而兴，失其道而亡。兴亡之道不在人主聪明文思，在乎选能之当其才也。

励士篇第十七

经曰：激人之心，励士之气。发号施令，使人乐闻；兴师动众，使人乐战；交兵接刃，使人乐死；其在以战劝战，以赏劝赏，以士励士，木石无心，犹可危而动、安而静，况于励士乎！古先帝王伯有天下，战胜于外，班师校功，集众于中军之门。上功赐以金璋紫绶，锡以锦彩，衣以缁帛，坐以重裯，享以太牢，饮以醇酒，父母妻子皆赐纹绶，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饮以酎酒。大将军捧赐，偏将军捧觞，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奋不顾身，功超百万，斩元戎之首，搴大将之旗，功高于众，故赏上赏，子孙后嗣长称卿大夫之家。」父

母妻子皆受重赏，牢席有差，众士咸知。次功赏以银璋朱绶，纹绶之衣，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饮以酎酒，父母妻子赠以缙帛，坐以单席，享以鸡豚，饮以酺酒。偏将军捧赐，子将军捧觞，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勇冠三军，功经百战，斩骁雄之首，搴虎豹之旗，功出于人，赐以次赏，子孙后嗣长为勋给之家。」父母妻子皆受荣赏，牢席有差，众士咸知。下功赏以布帛之衣，坐以单席，享以鸡豚，饮以酺酒，父母妻子立而无赏，坐而无席。子将军捧赐，卒捧觞，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戮力行间，劬劳岁月，虽无搴旗斩将，实以跋涉疆场，赐以下赏，子孙后嗣无所庇诸。」父母妻子不及坐享，众士咸知。令毕，命上功起再拜大将军，让曰：「某乙等忝列王臣，敢不尽节，有愧无功，叨受上赏。」大将军避席曰：「某乙等不德，谬居师长，莱尔之功，泉悬凶逆，盛绩美事，某乙等无专善。」退而复坐。命次功再拜上功，上功曰：「某乙等无谋无勇，遵师长之命，有进死之荣，无退生之辱，身受殊赏，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下功退而复坐。夫如是励之，一会，则乡勉党，里勉邻，父勉子，妻勉夫；二会，则县勉州，师勉友；三会，则行路相勉，闻金革之声相践而出，邻无敌国，邑无坚城，何患乎不勉哉！

刑赏篇第十八

经曰：有虞氏画衣冠，异章服，以州辅牧而奸不犯，其人醇。汤武凿五刑，伤四肢，以缪辅刑而奸不止，其人淫。有虞非仁也，汤武非异也；其道异者，时也。古之善治者，不赏仁，赏仁，则争为施而国乱；不赏智，赏智，则争为谋而政乱；不赏忠，赏忠，则争为直，而君乱；不赏能，赏能，则争为功，而事乱；不赏勇，赏勇，则争为先，而阵乱。

夫莅众以仁，权谋以智，事君以忠，制物以能，临敌以勇。此五者，士之常。赏其常，则致争；致争，则政乱；政乱，则非刑不治。故赏者，忠信之薄，而乱之所由生；刑者，忠信之戒，而禁之所由成。刑多而赏少，则无刑；赏多而刑少，则无赏。刑过，则无善；赏过，则多奸。王者以刑禁，以赏劝，求过而不求善，而人自为善。赏，文也；刑，武也。文武者，军之法，国之柄。

明主首出，庶物顺时，以抚四方，执法而操柄，据罪而制刑，按功而设赏。赏一功而千万人悦，刑一罪而千万人慎；赏无私功，刑无私罪，是谓军国之法、生杀之柄。故曰：「能生而能杀，国必强；能生而不能杀，国必亡。」能生死而能赦杀者，上也。刑赏之术无私，常公于世以为道。其道也，非自立于尧舜之时，非自逃于桀纣之朝；用得而天下治，用失之而天下乱。治乱之道在于刑赏，不在于人君。过此以往，虽弥纶宇宙、缠络万品，生杀之外，圣人错而不言。

地势篇第十九

经曰：善战者，以地强，以势胜；如转圆石于千仞之溪者，地势然也。千仞者，险之地；圆石者，转之势也。地无千仞而有圆石，置之窳塘之中，则不能复转；地有千仞而无圆石，投之方棱偏匾，则不能复移。地不因险，不能转圆石；石不因圆，不能赴深溪。故曰：「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

夫善用兵者，高邱勿向，背邱勿迎，负阴抱阳，养生处实，则兵无百病。是故，诸侯自战于地，名曰：散地。入人之境不深，名曰：轻地。彼此皆利，名曰：争地。彼我可往，名曰：交地。三属诸侯之国，名曰：衢地。深入，背人城邑，名曰：重地。山林、沮泽、险阻，名曰：圯地。出入迂隘，彼寡可以击吾众，名曰：围地。疾战则存，

不战则亡，名曰：死地。故散地无战，轻地无留，争地无攻，交地无绝，衢地无合，重地则掠，圯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是故，城有所不攻，计不合也；地有所不争，未见利也；君命有所不听，不便事也。凡地之势，三军之权，良将行之，智将遵之，而旅将非之，欲幸全胜，飞龟舞蛇，未之有也。

兵形篇第二十

经曰：夫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细，形无物而不鉴，神无物而不察。形诳而惑事其外，神密而圆事其内。观其形不见其神，见其神不见其事。以是参之：曳柴扬尘，形其众也；减灶灭火，形其寡也。勇而无刚，当敌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泽之险，无所不至，形其进也。油幕冠树，形其强也；偃旗卧鼓，寂若无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埴土，鬼氏之冶金；为方为圆，或钟或鼎。金土无常性，因工以立名；战阵无常势，因敌以为形。故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间谍不能窥，智略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也。

作战篇第二十一

经曰：昔之善战者，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圆则行，方则止。行者，非能行而势不得不行；止者，非能止而势不得不止。夫战人者，自斗于其地，则散；投之于死地，则战。散者，非能散，势不得不散；战者，非能战，势不得不战。行止不在于木石，而制在于人；散战不在于人，而制在于势。此因势而战人也。

夫未见利而战，虽众必败；见利而战，虽寡必胜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长也。见利而起，无利则止，见利乘时，帝王之资。故曰：「时之至，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见利不失，遭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害。疾雷不及掩耳，卒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此因利之战人也。

夫战者，左川泽，右邱陵，背高向下，处生击死，此平地之战人也。逼敌无近于水，彼知不免，致死拒我，困兽犹斗，蜂蚕有毒，况于人乎！令其半济而击之，前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敌逆水而来，迎之于水内，此水上之战人也。左右山陵、溪谷险狭与敌相遇，我则金鼓蔽山、旗帜依林、登高远斥、出没人马，此山谷之战人也。势利者，兵之便；山水平陆者，战之地。夫善用兵者，以便胜，以地强，以谋取，此势之战人也。如建瓴水于高宇之上，砮然而无滞溜；又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无复着手。

攻守篇第二十二

经曰：地所以养人，城所以守地，战所以守城。内得爰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攻也。守不足，攻有余；力不足者守，力有余者攻。攻人之法，先绝其援，使无外救，料城中之粟，计人日之费。粮多人少，攻而勿围；粮少人多，围而勿攻。力未屈、粟未尽、城尚固，而拔者，攻之至也；力屈、粟殫、城坏，而不拔者，守之至也。

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老弱为一军。三军无使相遇，壮男遇壮女，则费力而奸生；壮女遇老弱，则老使壮悲，弱使强怜。悲怜在心，则使勇人更虑，壮夫不战。故曰：善攻者，敌不知所守；善守者，敌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行人篇第二十三

经曰：君择日登拜大将军，缮甲兵，具卒乘。出则破人之国、败人之军、杀人之将、虏人之俘。赢粮万里，行于敌人之境，而不知敌人之情，将之过也。敌情不可求之于星辰，不可求之于神鬼，不可求之于卜筮，而可求之于人。

昔商之兴也，伊尹为夏之庖人；周之兴也，吕望为殷之渔父。秦之帝也，李斯为山东之猎；夫汉之王也，韩信为楚之亡卒；魏之伯也，荀彧为袁绍之弃臣；晋之禅也，贾充任魏；魏之起也，崔浩家晋。故七君用之而帝天下。夫贤人出奔，必有佞臣持君之衡，是以失度，佐「有扈」孤功专「驩兜」成均权三苗推移佞「桀」（按：此处疑有缺文。）崇侯谄纣，优旃惑晋。故曰：三仁去而殷墟，二老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范蠡存而越伯，五羖入而秦喜，乐毅出而燕惧。将能收敌国之人而任之，以索其情，战何患乎不克！故曰：「罗其英，敌国倾；罗其雄，敌国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夫行人之用事有二：一曰：因敌国之人来观衅于我，我高其爵、重其禄、察其辞、覆其事；实则任之，虚则诛之；任之以乡导。二曰：吾使行人观敌国之君臣；左右执事，孰贤孰愚？中外近人，孰贪孰廉？舍人谒者，孰君子孰小人？吾得其情，因而随之，可就吾事。

夫三军之重者，莫重于行人；三军之密者，莫密于行人。行人之谋，未发有漏者与告者皆死，谋发之日，削其髡、焚其草、金其口、木其舌，无使内谋之泄。若鹰隼之入重林，无其踪；若游鱼之赴深潭，无其迹。离娄俛首，不见其形；师旷倾耳，不聆其声。微乎！微乎！与纤尘俱飞，岂饱食醉酒争力轻合之将，而得见行人之事哉！

鉴才篇第二十四

经曰：人禀元气所生，阴阳所成。淳和平淡，元气也；聪明俊杰，阴阳也。淳和不知权变，聪明不知至道。夫人柔顺安恕，失于断决，可与循节，难与权宜。强悍刚猛，失于猜忌，可与涉难，难与持守。贞良畏慎，失于狐疑，可与乐成，难与谋始。清介廉洁，失于局执，可与立节，难与通变。韬晦沉静，失于迟回，可与深虑，难与应捷。

夫聪明秀出之谓英，胆力过人之谓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不能果敢，雄不能智谋，故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

夫人有八性不同，仁义、忠信、智勇、贪愚。仁者好施，义者好亲，忠者好直，信者好守，智者好谋，勇者好决，贪者好取，愚者好矜。人君合于仁义，则天下亲；合于忠信，则四海宾；合于智勇，则诸侯臣；合于贪愚，则制于人。仁义可以谋纵，智勇可以谋横；纵成者王，横成者伯。王伯之道不在兵强士勇之际，而在仁义智勇之间，此亦偏才未足以言大将军。

若夫能柔能刚，能翕能张，能英而有勇，能雄而有谋，圆而能转，环而无端，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于天下！此曰通才。可以为大将军矣。故曰：「将者，国之辅。辅周则国强，辅隙则国弱，是谓人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不可不察也。」明主所以择人者，阅其才通而周鉴，其貌厚而贵；察其心贞而明，居高而远望，徐视而审听，神其形，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极，若泉之深不可测。然后审其贤愚，以言辞；择其智勇，以任事，乃可任之也。夫择圣以道，择贤以德，择智以谋，择勇以力，择贪以利，择奸以隙，择愚以危。事或同而观其道，或异而观其德，或权变而观其谋，或攻取而观其勇，或货财而观其利，或捭阖而观其间，或恐惧而观其安危。故曰：欲求其来，先察其往；欲求其古，先察其今。先察而任者昌，先任而察者亡。

昔市偷自鬻于晋，晋察而用之，胜楚。伊尹自鬻于汤，汤察而用之，放桀。智能之士，不在远近。仁人不因困阨，无以广其德；智士不因时弃，无以举其功。王者不因绝亡，无以立其义；霸者不因强敌，无以遗其患。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举贤，不离于口。无万人之智者，不可据于万人之上。故曰：「不知军中之事，而同军中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者，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夫如是，则君不虚王，臣不虚贵。所谓君道知使臣，臣术知事君者。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卷三 杂仪

授钺篇第二十五

经曰：国有疆场之役，则天子居正殿，命将军，诏之曰：「朕以不德，谬承大运，致寇敌侵扰，攻掠边陲，日旰忘食，忧在寤寐，劳将军之神武，帅师以应之。」将军再拜受诏，乃令太史卜，斋三日，于太庙拂龟。太史择日以授钺，君入太庙，西面立，亲操钺，以授将军曰：「从此以往，上至于天，将军制之。」复操斧柄，授将军曰：「从此以往，下至于泉，将军制之。」将军既受命，跪而答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内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愿生还，请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许臣，臣不敢将；君许臣，乃辞而行。」三军之事，不闻君命，皆由于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无天于上，无地于下，中无君命，傍无敌人。是故，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若驰鹜，兵不接刀而敌降伏，战胜于外，功立于内。于是将军乃缟素避舍，请于君，君命舍之。

部署篇第二十六

经曰：兵有四正四奇，总有八阵，或合为一，或离为八。以正合，以奇胜，余奇为握奇，聚散之势，节制之度也。

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一万二千象十有二月，五百象闰余，穷阴极阳，备物成功，征无义，伐无道。圣人得以兴，乱人得以废。兴废存亡、昏明之术，皆由兵也。

司马穰苴曰：「五人为伍，十伍为部。」部，队也。一军凡二百五十队，每十队以三为奇。风后曰：「余奇握奇。」故一军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队七十有五，外余八千七百五十人，部队一百七十五分为八阵，阵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铢，队有二十二火人为一阵之部署。今举一军，则千军可知矣。

将军篇第二十七

经曰：三军之众，万人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不可不察也。一人大将军，智、信、仁、勇、严、谨、贤、明者任。二人副将军，智、信、仁、勇、严、毅、平、直者任，一人主军粮，一人主征马。四人总管，严识军容者任，二人主左右虞候，二人主左右押衙。八人子将，明行阵、辨金革、晓部署者任。八人大将军别奏，十六人大将军兼，八人副大将别奏，一十六人总管兼，八人子将别奏，一十六人子将兼，忠勇、骁果、孝义、有艺能者任。一人判官，沉深谨密、计事精敏者任，濡钝勿用。一人军正，主军令斩决罪隶及行军礼仪、祭祀宾客进止。四人军典，谨厚、明书算者任。

阵将篇第二十八

经曰：古者，君立于阳，大夫立于阴。是以，臣不得窥君，下不得窥上，则君臣上下之道隔矣。夫智均不能相使，力均不能相胜，权均不能相悬。道同则不能相君，势同则不能相王，情同则不能相顺。情异则理，情同则乱，故大将以智，裨将以勇。以智使勇，则何得而不从哉！一人偏将军，勇猛果敢、轻命好战者任。二人副偏将军，无谋于敌、有死于力、守成规而不失者任。四人子将，目明旌旗、耳察金鼓、心存号令、宣布威德者任。二人虞候，擒奸摘伏、深覘非常、伺察动静、飞符走檄、安忍好杀、事任惟时者任。二人承局，差点均

平、更漏无失、纠举必中者任。六人偏将军别奏，一十二人偏将军僚，六人副偏将军别奏，十二人副偏将军僚，八人虞候兼充子虞候，并忠勇、骁果、孝义、艺能者任。一人判官，主仓粮财帛出纳，军器刑书公平者任。二人军典，明书记、谨厚者任。

队将篇第二十九

经曰：智者之使愚也，聋其耳，瞽其目，迷其心，任其力，然后用其命。如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与之登高去其梯，入诸侯之境废其梁。役之以事，勿告之以谋；语之以利，勿告之以害。则士可以得其心而主其身。如此，则死生聚散，听之于我，是谓良将。

一人队将，经军阵、习战斗、识进止者任。一人队管、一人队头、二人副队头，主文书、酬功赏、知劳苦、明部分行列疏密，并责成于副队头，公直明晓者任。一人秉旗、二人副旗，并勇壮者任。一人枹鼓，主昏明发警、进退节制，气勇志锐者任。一人吹角，主收军退阵，谨守节制、懦怯忠谨者任。一人司兵，主五兵锐利、支分器仗，明解者任。一人司仓，主支分财帛、给付军粮，清廉者任。一人承局，主杂供差，无人情、恶口舌者任。五人火长，主厨膳饭食、养病、守火、内衣、资椎采、战阵不预，仁义者任。

马将篇第三十

经曰：夫戎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厩；刻剔鬃毛，谨落蹄甲。狎其耳目，无令惊悚；习其驱驰，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鞍勒，辔衔必先坚完，断绝必补。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能明此者，可以横行八表。

凡马军，人支两匹。一军征马二万五千匹，其无马者，亦如五支，令以两匹为率。一人征马副大将，军中择善牧养者任。二人征马总管副偏将，军中择善牧养者任。八人征马子将军，军中择明闲牧养者任。五十人征马押官定见，军中择善牧养者任。五百人群头善乘骑者任，一云百人群头医，亦群头中择取一千人马子军外差，又云五百人马子医马在内。

鉴人篇第三十一

经曰：凡人，观其外，足知其内。七窍者，五脏之门户。九候三停，定一尺之面；智愚勇怯，形一寸之眼。天仓金匱，以别其贵贱贫富。夫欲任将，先观其貌，后知其心。

神有余法：容貌堂堂，精爽清彻，声色不变，其志荣枯，不易其操，是谓神有余。

形有余法：头顶丰停，腹肚浓厚，鼻圆而直，口方而棱，颧额相临，颧耳高耸，肉多而有余，骨粗而不露，眉目明朗，手足红鲜，望下而就高，比大而独小，是谓形有余。

心有余法：遏恶扬善，后己先人，无疾人以自贤，无危人以自安，好施阴德，常守忠信，豁达大度，不拘小节，是谓心有余。

鉴头、目、鼻、口、舌、齿法：

虎头高视，富贵无比；犀头峯嶺，富贵郁郁；象头高广，福祿居长；鹿头侧长，志气雄强；龟头郟缩，喉丰酒肉；獭头横阔，志气豁达；驼头蒙鸿，福祿千鍾；蛇头平薄，财物寥落；骆头尖锐，贫厄无计；兔头蔑颧，志气下劣；狗头尖圆，泣泪涟涟。

眉直头昂，富贵吉昌；眉薄而晞，少信多欺；发欲细密，须欲龠疏。

眼目光彩明净者，贵；眼鼻成就者，魂魄强美；眉目指瓜者，好施；眼鼻口小者，多虚少实；眼鼻口大者，有实无虚；眼中赤脉贯瞳子者，兵死。鸡眼卷头，不淫即偷；羊目直视，能杀妻子；猪目应瞪，刑祸相仍，亦主小贵；蜂目豺声，常行安忍；蝼蛄目，心难得；鱼目，多厄；猴目，穷寒；鹰视狼顾，常怀嫉妒；牛头虎视，富贵无比。

鼻圆隆实，富贵终吉；鼻孔小缩，慳贪不足；蜚螾鼻，少意智。野狐须，无信期；羖羊须，多狐疑。

口如马喙，心难信制；口如鸟嘴，穷寒客死；口如河海，富贵自在；唇如点朱，才学代无。

舌红且厚，神识自守；吐舌及鼻，有寿复贵。

锯齿食肉，平齿食菜，疏齿猛毅，密齿淳和，细齿长贫，名曰：鬼齿。

鉴颌、耳、胸、背、手、肚、黑子、面形法：

燕颌封侯，腮尖乏肉，意志不足。

耳轮厚大鲜明者，贵而且寿；小薄者，贱而且夭。

虎项圆粗，富贵有余；鹤顶了了，财物乏少。颈[上分下鹿]短者，富贵；长细者，贫贱。

胸背如龟，富贵巍巍；胸长而方，智勇无双。

手足尖浓，指密而厚者，富贵；手如鸡足，智意褊促；手如猪蹄，智意昏迷；手如狙掌，勤劳伎俩。

肚如乖壶，富贵有余；牛腹贪婪，狗腹穷寒，虾蟆腹懒，蜥蜴腹缓。

凡人声欲深且实，不欲浅而虚，远而不散，近而不亡，浅而非壮，深而不藏，大而不浊，小而不彰，细而不乱，幽而能明，余响澄彻，有若笙簧，宛转流韵，能圆而长。虎声将军，马声骁勇。雄声雌视者，虚伪人也；气急而声重者，真实人也。

凡黑子欲得大而明生。隐处吉，露处凶。

凡人面欲圆，胸欲方，上欲长，下欲短。

凡人胸欲厚，背欲负五岳、成四渎好，头高足厚，颈短臂长，似虎似龙，所谓行、住、坐、卧，饮食音声，似非一处也。

鉴头骨、玉枕、额文法：

脑头高耸起，将军。「□」（按：三弦月重迭状）三关玉枕，万户侯近下将军；「◎」车轮枕，封侯；「品」三星枕，封王；「□」（一上弦月状）偃月枕，封三公；「□」四方枕，封侯；「□」（十字中空状）十字枕，封二千石；「□」（酒壶横躺状）酒樽枕，二千石；三公「□」（文字中空状）上字枕，封侯；「○」圆枕，封侯。

「□」（北字中空状）额上有北字文，将军；「□」（两垂直并排线状）额上有两立文，二千石；「□」（四垂直并排线状）眉间有四立文，封侯；「八」眉间有八字龙文，将军；「□」（三上弦月线状）眉间有三偃月文，封侯；「□」（下弦月状）额上有覆月文，将军；「八」眉上有文通发，将军；「土」眉间有土字文，封侯；「文」眉间有文字文者，兵死。

凡人色，欲正不欲邪！白如凝脂，黑如傅漆，紫如烂椹，黄如蒸粟，赤如炎火，青如浴蓝，皆三公、将、相也。

相马篇三十二

经曰：相马之法：先相头耳：耳如撇竹，，眼如鸟目，麤脊、麟腹、虎胸，尾如垂帚。次相头骨：棱角成就，前看、后看、侧看，但见骨侧狭，见皮薄露，鼻衡柱侧，高低额欲伏，台骨分明，分段俱起，视盼欲远，精神体气高爽。立蹄攒聚，行止循良，走骤轻躁，毛鬣轻润，喘息均细，擎头如鹰，龙头高举而远望，淫视而远听，前看如鸡鸣，后看如蹲虎，立如狮子，辟兵万里，颌鼻中欲得受人拳，名曰：太仓。

太仓宽易饲，胸臆欲阔，胸前三台骨欲起，分段分明，鬣欲高，头欲方，目欲大，而光脊欲强壮有力，腹肋欲张，四下欲长。耳欲紧小，小即耐劳。目大胆，大胆则不惊。鼻欲大，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走。（月兼）欲小，小则易饲。肋欲得密，口欲上尖下方，舌欲薄长赤色如朱，齿欲腭瓣分明，牙欲去齿二寸，腹下欲广且平方。牙欲白，则长寿，望之大，就之小，筋马也。前视见目，傍视见腹，后视见肉，骏马也。齿欲齐密，上下相当，上唇欲急，而方下唇欲缓而厚。口欲红而有光，如穴中看火，千里马也。臆间欲广一尺以上，能久走，头欲高，如剥兔龙颅，穴目平脊，大腹[月埤]肉多者，行千里；眼中紫缕贯瞳子者，五百里；上下彻者，千里。

凡马不问大小肥瘦，数肋有十二、十三，四百里；十四、十五，五百里。旋毛起腕膝上者，六百里；腹脊上者，五百里；项鬃大者，三百里；目中有童人如并立并坐者，千里；羊须中生距如鸡者，五百里耳。本下角长一二寸者，千里头如渴鸟者，千里马初生无毛，七日

方得行者，千里；尿过前蹄一寸已上者，五百里；尿举如一足大者，千里；腹下有逆毛者，千里；兰孔中有筋皮及毛者，五百里；眼上孔是也，蹄青黑赤红白，硬如蚌，有陇道成者，软口叉吻头厚者，硬口叉浅者，不能食眼下无伏虫及骨者，咬人；目小多白，惊后足欲曲，腕耳中欲促，凡马后尔；足白者，老马驹；前两足白者，小马驹。

马有五劳卸鞍不（马展）者，骨劳（马展）而不起者，筋劳起而不振者，皮劳振而不喷者，气劳喷而不尿者，血劳骨劳绊之却行三十步，差。皮劳以手摩，两鞍下汗出，差。气劳长缰牵之行得尿者，差。血劳高系，勿令头低而食，差。马口，春青色、夏赤色、秋白色、冬黑色，皆死，此名入口病也。

誓众军令篇第三十三

经曰：陶唐氏，以人戒于国中，欲人强其命也。有虞氏，以农教战渔猎简习，故人体之。夏后氏，誓众于军中，欲人先其虑也。殷人，誓众于军门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将交白刃而誓之，以致人意也。夏赏于朝，赏善也；殷戮于市，戮不善也。周赏于朝，戮于市，兼质文心也。夫人，以心定言，以言出令，故须振雄略、出劲辞、锐铁石之心，凛风霜之气，发挥号令，申明军法。

「誓众文」：

某将军某乙告尔六军将吏士伍等。圣人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不庭。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今戎夷不庭式，干王命，皇帝授我斧钺，肃将天威，有进死之荣，无退生之辱，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军无二令，将无二言，勉尔，乃诚，以从王事，无干典刑。

「军令」：

经曰：师众，以顺为武，有死无犯为恭，故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而名闻诸侯，威震邻国。令之不行，不可以称兵。三令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申明而不如法者，将之过也。先甲三日，悬令于军门，付之军正，使执本宣于六军之众。有犯命者，命军正准令按理而后行刑，使六军知禁而不敢违也。

一漏军事者，斩；漏泄军中阴谋及告事者，皆死。

一背军走者，斩；在道及营临阵同。

一不战而降敌者，斩；背顺归逆同。

一不当日时后期者，斩；诈事会战同。阻雨雪水火不坐。

一与敌人私交通者，斩；籍没其家言语书疏同。

一失主将者，斩；随从则不坐。

一失旌旗节钺者，连队斩；与敌人所取同。

一临难不相救者，斩；为敌所急不相救者同。

一诬惑讹言妄说阴阳卜筮者，斩；妄说鬼神灾祥，以动众者同。

一无故惊军者，斩；呼叫奔走妄言烟尘者同。

一遗弃五兵军装者，斩；不谨固检察者同。

一自相窃盗者，斩；不计多少。

一将吏守职不平藏情相容者，斩；理事曲法者同。

一以强凌弱，樗蒲忿争，酗酒喧竞，恶骂无礼，于理不顺者，斩；因公宴集醉者，不坐。

一军中奔走军马者，斩；将军已下，并步入营乘骑者同。

一破敌先掳掠者，斩；入敌境亦同。

一更铺失候犯夜失号擅宿他火者，斩；恐奸得计。

一守围不固者，斩；罪一火主吏。

一不伏差遣及主吏役使不平者，斩；有私及强梁者同。

一侵欺百姓奸居人子女及将妇人入营者，斩；恐伤人军中，慎子女气。

一违将军一时一命皆斩。

关塞四夷篇第三十四

经曰：关塞者，地之要害也。设险守固，所以乖蛮隔夷，内诸夏而外夷狄，尊衣冠礼乐之国，卑毡裘毳服之长，是以荒要侯甸从此别矣。

关内道自京西出塞门镇，经朔方节度，去西京一千三百五十里，去东京二千里，关五原塞表，匈奴之故地，以浑邪部落为皋兰都督府，斛律部落为高关州，浑卜焦部落为浚稽州，鲁丽塞下置六胡州，党项十四拓拔舍利仆固野剌桑干节子等，部落牧其原野。

黄河北道安北旧去西京五千二百里，西京六千六百里。今移在永清去西京二千七百里，东京三千四百里，关大漠以北回纥部落为瀚海都督府，多览部落为燕然都督府，思结部落为卢山都督府，同罗拔拽古部落为幽陵都督府，同罗部落为龟林都督府，匍利羽为稽田州，奚结部落为鸡鹿州，道历阴山、羊那山、龙门山、牛头山、铁勒山、北庭山、真檀山、木刺山、诺真山，涉黑沙道入十姓部故居地。

河东道自京西东出蒲律关，经太原，抵河东节度，去西京二千七十五里，去东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关榆林塞北，以颍利左渠故地置定襄都督府，管等六州。以右渠地置云中都督府，管阿史那等五州。道历三川口，入三山母谷，道通室韦大落泊，东入奚，西入默啜故地。

陇右道自西京出大镇关，经陇西节度，去西京一千四百里，去东京一千二百七十五里。南出关党项杂置据业鳞可等四十州，分隶缘边等诸州，西距吐番，去西京一万二千里，北去凤林关，度黄河西南，入郁标、柳谷、彰豪、清海、大非海、乌海、小非海、星海、泊悦海、万海、曰海、鱼海，入吐番。

河西道自京西西北出萧关、金城关，自河西节度，去西京二千一十里，去东京二千八百一十一里，北海、抵日亭海、弥娥山、独洛河道，入九姓十箭三屈故居地。

北庭道自北京西出，经河西节度，出玉门关，涉河关菖蒲海，东出高昌，故地置西州，以突厥处密部落为瑶池都督府，以杂种故胡地部落为庭州、为北庭都护，去西京一千七百五十六里，去东京六千八百七十六里，北抵播塞厥海、长海、关海、曲地，以突结骨部落置坚昆都督府，管拘勃都督府，为烛龙州，北抵瀚海，去西京二万余里。

安西道自西京出涉交河，出铁门关，至安西节度，去西京八千五十里，去东京八千八百五十里，路入疏勒、鄯耆、碎叶、于阗、黑海、雪海、大宛、月支、康居、大夏、奄蔡、黎轩、条支、乌孙等国。剑南道自东京西南出大散关，经甘亭关、百牢关，越剑门关、松岭关，至剑南节度，去西京二千三百七十里，去东京三千二四十六里，出蚕涯关，过笮道杂羌六十四州，分列山谷路，入吐蕃，南出邛樊，开通

越嶲，度泸河、云南关，西南徼外杂蛮置冉蒙弄览六十州路，入甘河、夜郎、滇池、身毒、五天竺国，去西京三万五千里。

范阳道自西京出潼关，至范阳节度，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里，去东京一千六百八十六里，北去居庸关、卢龙塞、关外东胡故地，以契丹蕃长置山察都督府，回纥五部落分为五州，以白霫部落为居延州，黑霫部落为真颜州，北至乌罗浑，去西京一万五千里。

平卢道自西京经范阳节度东，至榆林关，至平卢节度，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东京三千里，抵安东，渡辽水路，接奚、契丹、室韦、勃海、靺鞨、高丽、黑水。

岭南道自西京南出蓝田关，涉汉江，越大庾岭，经南海节度，去西京五千六百里，去东京四千二百七十里，路入铜柱、林邑、九真、日南、高真腊、铜勒、交趾等国。

河南道自西京出潼关，经东莱节度，去西京二千七百六十里，去东京一千八百五十三里。东涉沧海距熊律都督府、北济国，又东抵鸡林都督府、新罗国，又东南经利磨国，属罗涉海，达倭国一名日本，其海行不计里数。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卷四 战具类

攻城具篇第三十五

经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人所不见谓之九地，见所不及谓之九天。是故，墨翟紫带为垣，公输造飞云之梯，无所施其巧。所谓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孙武子曰：「具器械，三月而后成；拒城闾，三月而后已。」其攻守之具，古今不同。今约便事而用之。

輶辘车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犀皮蒙之，下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木火石所不能及。

飞云梯，以大木为床，下置六轮，上立双牙，有栝梯长一丈二尺，有四椳相去三尺，势微曲递，互相栝飞于云间，以窥城中，其上城首冠双辘轳，枕城而上。

炮车，以大木为床，下安四轮，上建双陞，陞间横栝，中立独竿，首如桔槔状，其竿高下长短大小，以城为准。竿首以窠盛石小大多少，随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车推转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着地而用，其旋风四脚，亦随事用之。

车弩为轴转车，车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铁钩连轴，车行轴转引弩持满弦，挂牙上弩，为七衢：中衢大箭一簇，长七寸围五寸，箭箭长三尺围五寸，以铁叶为羽，左右各三箭，次差小于中箭，其牙一发，诸箭皆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垒无不崩溃，楼橹亦颠坠。

尖头轆，以木为脊，长一丈径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阔而上尖，高七尺可容六人，以湿牛皮蒙之，人蔽其下，共升直抵城下，木石金火不能及，用攻其城。

土山于城外，堆土为山，乘城而上。

地道，凿地为道，行于城下，因攻其城。每一丈建柱，以防崩陷，复积薪于柱间而烧之，柱折城崩。

板屋，以八轮车，车上树高竿，上安轆轳，以绳挽板屋上竿首，以窥城中。板屋高五尺，方四尺，有二孔，四面列布，车可进退围城而行于营中，远望谓之巢车，状若鸟巢。

木幔，以板为幔，立结榘于四轮，车上悬逼城堞，使趨卒蔽之，蚁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

火箭，以小瓢盛油贯矢端，射城楼檐板上，瓢败油散后，以火雀杏磨杏核中空，以艾内火实之，系雀足，薄暮群放之飞入城中，栖宿积聚庐舍，须臾火发。

蜀镢铁釜、蜀镢短柄，镢也。铁釜凿井，釜城也。

守城具篇第三十六

经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人所不见谓之九地，见所不及谓之九天。禽滑厘问墨翟守城之具，墨翟荅以六十六事，皆繁冗不便于用，其后韦孝宽守晋州、王[人品]守台城，皆约封胡子技巧之术，古法非不妙，然非今之用也。今述便于用者，如左方浚隍深开濠堑也。

增城、增修楼橹也。

悬门、悬木板以为重门。

突门于城中，对敌营，自凿城内为暗门，多少临时，令厚五六寸勿穿，或于中夜，或于敌初来、营列未定；精骑从突门跃出，击其无备，袭其不意。

涂门，以泥涂门扇，厚五寸备火，又云涂栈，以泥门上木栈棚也。

积石、积炮石，大小随事。

转关桥一梁为桥梁，端着横栝，拔去栝桥转关，人马不得渡，皆倾水中。秦用此桥，以杀燕丹。

凿门为敌所逼，先自凿门为数十孔，出强弩射之，长矛刺之。

积木备垒，本木长五尺、径一尺小，或六七寸，抛下打贼。

积石备垒于城上，不计大小，以多为妙，充抛石。

楼橹城上建墩楼，以板为之跳出，出为楼橹。

箠篱战格于女墙上，挑出去墙三尺，内着横栝，前端安辖，以荆柳编之，长一丈、阔五尺，悬于椽端，用遮矢石。

布幔，以复布为幔，以弱竿横挂于女墙外，去墙七八尺，折抛石之势，则矢不复及墙。

木弩，以杨柘桑为弩，可长一丈二尺，中径七寸，两稍三寸，以绞车张之，发如雷吼，以败队卒。

燕尾炬，缚苇草为炬，尾分为两岐，如燕尾状，以油蜡灌之，加火从城上堕下，使骑木驴而烧之。

松明炬，以松木烧之，铁索坠下，巡城点昭，恐敌人乘城而上。

脂油烛炬，然灯秉烛于城中四冲、要路、门户，晨夜不得绝明，以备非常。

行燧常镕铁汁炉，升于城上，以洒敌人，土瓶盛汁，抛之，敌攻城不觉。

游火铁筐，盛火加脂蜡，铁索悬坠城下，烧孔穴掘城之人。

灰杂糠粃，因风于城上掷之，以眯敌人之目，因以铁汁洒之，又云：眯目，因风以粃糠灰掷之，使不得视。

连挺如打禾枷状，打女墙上城敌人。

叉竿如鎗刃，布两歧，用叉飞云梯上人。

钩竿有鎗，两边有曲钩，可以钩物。

天井，敌攻城为地道，来反自于地道，上直下穿井邀之，积薪井中，加火熏之，自然焦灼。

油囊盛水于城上，掷出，火车中囊败，火灭。

地听于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头覆戴新瓮于井中坐听，则城外五百步之内有掘城道者，并闻于瓮中，辩方所远近。

铁菱，状如蒺藜，要路水中着之，以刺人马之足。

陷马坑，坑长五尺、阔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竹签，其坑十字相连，状如钩锁，复以葛草苇木加土种草实，令生苗蒙覆其上，军城营垒要路设之。

拒马鎗，以木径二尺，长短随事，十字凿孔，纵横安括，长一丈，锐其端，可以塞城门要道，人马不得奔前。

木栅为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山河险隘多石少土，不任版筑，且建木为栅，方圆高下，随事深浅，埋木根重复，弥缝其阙，内量长短，为阁道立外柱，外重长出四尺为女墙，皆泥涂之内七寸，又立阁道内柱，上布板为栈立阑干竹于栅上，悬门拥墙，濠堑拒马，一如城垒法。

水攻具篇第三十七

经曰：以水佐攻者，强。水因地而成势，为源高于城，本大于末，可以遏而止，可以决而流，故晋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阳，先设水平，测其高下，可以漂城、灌军、浸营、败将也。

水平槽长二尺四寸，两头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阔一寸八分，纵阔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间相去一尺四寸，中间有通水渠，阔三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空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关脚，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地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以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十数里，目力所及，随置照板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也。

照板形如方扇，长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阔三尺，柄长一尺，大可握度，竿长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刻小分，其分随向远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视之，三浮木齿及照板黑映齐平，则召主板人，以度竿上分寸为高下，递相往来，尺寸相乘，则水源高下，可以分寸度也。

火攻具篇第三十八

经曰：以火佐攻者，明。因天时燥旱，营舍茅竹积刍穗军粮于枯草宿莽之中，月在箕、壁、翼、轸之夕，设五火之具，因南风而焚之。

推月宿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十八宿四方分之月二十八日夜一周天行二十八宿，一日一夜行一十三度少强，皆以月中气，日月合为宿首，角十二度，亢九度，氏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东方七宿，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虚十度，危十七度，营室十六度，东壁九度。北方七宿，共九十八度。奎十六度，娄十二度，胃十四度，昂十一度，毕十六度，觜二度，参九度。西方七宿，共八十度，东井三十三度，舆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张十八度，翼十八度，轸十七度。南方七宿，共一百一十二度。

雨水正月中，日月合宿，营室八度于辰，在亥为媿訾，于野卫分并州，于将登明。

春分二月中，日月合宿，奎十四度于辰，在戌为降娄，于野鲁分徐州，于将河魁。

谷雨三月中，日月合宿，昂三度于辰，在酉为大梁，于野赵分冀州，于将为从魁。

小满四月中，日月合宿，参四度于辰，在申为实沈，于野魏分益州，于将为传送。

夏至五月中，日月合宿，东井二十五度于辰，在未为鹑首，于野秦分雍州，于将为小吉。

大暑六月中，日月合宿，星四度于辰，在午为鹑火，于野周分三河，于将为胜光。

处暑七月中，日月合宿，翼九度于辰，在巳为鹑尾，于野楚分荆州，于将为太乙。

秋分八月中，日月合宿，角四度于辰，在辰为寿星，于野郑分兖州，于将为天罡。

霜降九月中，日月合宿，氐十四度于辰，在卯为大火，于野宋分豫州，于将为太冲。

小雪十月中，日月合宿，箕二度于辰，在寅为析木，于野燕分幽州，于将为功曹。

冬至十一月中，日月合宿，斗二十一度于辰，在丑为星纪，于野吴越分扬州，于将为大吉。

大寒十二月中，日月合宿，虚五度于辰，在子为玄枵，于野齐分青州，于将为神后。

假如正月雨水一日夜半月在营室八度，至后二日夜半行十三度少强，即至东壁五度，至后三日夜半行十三度少强，即至奎九度。顺行二十八宿，每日夜行十三度少强，二十八日一周天，其晦朔二日不见，他皆仿此。《玉门经》曰：倍月加日，从营室顺数，即知月宿所在，假令正月五日，倍月成二加五成七，从营室顺数七宿至毕，他皆仿此。然东井三十三度，觜二度，恐将不定，故为通算以决之，而用五火之具。

火兵，以骁骑夜衔枚，缚马口，人负束薪稿草藏火，直抵贼营，一时举火，营中惊乱，急而乘之，彼静不乱，弃而勿攻。

火兽，以艾蕴火，置瓢中，开四孔，系猪麋鹿项下，燃其尾端，望敌营而纵饮，使奔彼草中，器败火发。

火禽，以胡桃剖令空，开两孔实艾，以火系野鸡足，针其尾而纵之，飞入草中，器败火发。

火盗，选一人勇捷，语言服饰与敌同者，窃号逐便，怀火偷入营中，焚其积聚，火发，乘乱而出。

火矢，以臂张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数百端候中夜，齐射入敌营中，焚其积聚，火发，挥乱乘便急攻。

济水具篇 第三十九

经曰：军行遇大水、河渠、沟涧，无津梁、舟楫，难以济渡。太公以天艁大船，皆质朴而不便于用。今随事应变，以济百川。

浮罍，以木缚瓮为（木伐）瓮，受二石，力胜一人，瓮阔五尺，以绳钩联，编枪于其上，令长而方，前置板头，后置稍，左右置棹。

枪（木伐）枪十根为一束，力胜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四分枪为一（木伐），皆去锋刃，束为鱼鳞，以横栝而缚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半为三（木伐）计用枪一万二千五百根，率渡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则一军毕济。

蒲（木伐），以蒲九尺围，颠倒为束，以十道缚之，似束枪为（木伐），量长短多少，随蒲之丰俭载人，无蒲用芦草，法亦如蒲（木伐）。

挟絙，以木系小绳，先挟浮渡水，次引大絙于两岸，立一大概，急张定絙，使人挟絙浮渡大军，可为数十道，豫多备。

浮囊，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紧缚其孔，缚于肋下，可以渡也。

水战具篇第四十

经曰：水战之具始自伍员，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汉武帝平百粤，凿昆明之池，置楼船将军其后，马援、王浚各造战船，以习江海之利，

其船阔狭长短随用大小，皆以米为率，一人重米二石，则人数率可知其楫棹、篙橹、楼席、絙索、沉石调度与常船不殊。

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旗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晋龙骧将军王浚伐吴，造大船，长二百步，上置飞檐阁道，可奔车驰马，忽遇暴风，人力不能制，不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张形势。

蒙冲，以犀革蒙覆其背，两相开掣棹孔，前后左右开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败，此不用大船，务于速进，以乘人之不备，非战船也。

战舰，船舷上设中墙，半身墙下开掣棹孔，舷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格，人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战船也。

走舸，亦如战船，舷上安重墙。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士、精锐者充，往返如飞，乘人之不及，兼备非常救急之用。

游艇，小艇，以备探候，无女墙，舷上桨床左右随艇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飞，虞候居之，非战船也。

海鹞，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鹞之状，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鹞翅，其船虽风浪涨天，无有倾侧，背上左右张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战船之制。

器械篇第四十一

经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之于事，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其相须如左右手，故曰：器械不精，不可言兵；五兵不利，不可举事。上古庖牺氏之时，剡木为兵；神农氏之时，以石为兵；《尚

书》砮石中矢鏃；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蚩尤之时，铸金为兵，割革为甲；始制五兵，建旗帜，树夔鼓，以佐军威。

纛六面，大将军中营建，出引六军。古者，天子六军，诸侯三军。今天子一十二卫，诸侯六军，故有六纛以主之。

门旗二面，色红八幅，大将军牙门之旗，出引将军前列。

门枪二根，以豹尾为刃榘，出居红旗之后，止居帐前左右建。

五方旗五面，各具方色，大将军中营建，出随六纛后，在营亦于六纛后建。

严警鼓一十二面，大将军营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后。

角一十二枚，于鼓左右列各六枚，以代金。

队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图禽，与本阵同，五幅。

认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图禽，与诸队不同，各自为识认，出居队后，恐士卒交杂。

阵将门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红，恐纷乱大将军。

阵将鼓一百二十面，临时惊敌所用。

甲，六分七千五百领。

战袍，四分五千领。

枪，十分一万二千五百条，恐扬兵缚（木伐）。

牛皮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马军以团牌代四分支。

弩二分，弦三分，副箭一百分二千五百张。弩，七千五百条弦，二十五万只箭。

弓，十分弦，三副箭，一百五十分。弓，一万二千五百张，弦三万七千五百条，箭三十七万五千集。

射甲箭，五万只。

生鈇箭，二万五千只。

长垛箭，弓袋，胡鹿长弓袋，并十分一万二千五副。

佩刀，八分一万口。

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楛，二分二千五百张。

马军及陌刀，并以啄锤、斧钺代，各四分支、

搭索，二分二千五百条，马军用。

军装篇第四十二

经曰：军无辘重，则举动皆阙。士卒以军中为家，至于锥刀，不可有缺。

驴，六分七千五百头，鞍络自副。

幕，一万二千五百口，竿、梁、钉、橛、锤自副。

锅，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

干粮，十分一人一斗二升，一军一千五百石。

麸袋，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口，韦皮缝可绕腰，受一斗五升。

马孟，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口，皆坚木为之，或熟铜，受三升；冬月可以暖食。

刀子、锉子、钳子、钻子、药袋、火石袋、盐袋、解结锥、砺石，各十分一十一万二千五百事。

麻鞋，三十分三万七千五百緡，摊子、（革恩）（革蒙）（𠂔 齿）子，各十分三万七千五百事。

袴帑、抹额、六带帽子、毡帽子，各十分六万二千五百事。

毡床，十分一万二千五百领。

皮裘、皮裤，各三分七千五百领，或为蕃兵，用柳罐栲栳各三分五千口。

皮囊袋，亦得锹锤斧锯凿，各二分一万二千五百事。

鎌，四分五千张。

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张。

布行槽，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具。

大小胡瓢，二分二千五百枚。

马军鞍辔革带，十分三万七千五百具。

人药，一分三黄丸、水解散、疟痢药、金鎗刀箭药等五十贴。

披毡、披马毡、引马索，各十分计三万七千五百事。马军无幕，故以披毡代。

插键，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具。

绊索，二十分二万五千条。

皮毛及连枝中半中皮条，三十分三万七千五百条，备收贼杂使用。

右各队备办公廨，军装并须贲行，贮备使用，勿令临时有缺。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卷五 预备

预备总序

经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帅师。愚者有备，与智者同功。故天子有道，守在四境；诸侯有道，守在四邻国，所以立疆场、关塞、亭障者，将欲别内外、乖夷狄；置烽燧刁斗者，所以警边、徼厉士卒也。

筑城篇第四十三

经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故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今诸侯之城，方两京之城，阔狭合五之一，其高为边隅之守，不可为节制。古今度城之法者，下阔与高倍，上阔与下倍，城高五丈，下阔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阔狭，以此为准。

料功，以下阔加上阔，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丈之城积数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筑二丈，计工四十六人日筑城一丈，余七尺五寸一步，计役二百七十八人，土余五丈一百步，计工二万七千八百二十人，余一丈土，一里，计工一十万一百九十人，余一丈土，率一里，则十里可知，其出土负簣，并计二丈土，其羊马城于濠内，筑高八尺，上至女墙，计工准上。

凿濠篇第四十四

经曰：濠面阔二丈、深一丈、底阔一丈，以面阔积数三丈半之，得数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凿濠一尺，得数一十五丈。每一工日出土三丈一尺，计工五人。一步，计工三十人；一里，计工一万八千人。一里为率，则百里可知。

弩台篇第四十五

经曰：台高下与城等，敌去我城百步，台相去亦如之，下阔四丈、高五丈，上阔二丈，上建女墙，台内通暗道，安屈膝软，梯人上，便卷收之中，设毡幙，置弩手五人，备干粮水火，等候敌近城垒，则攒弩射其首将。

烽燧台篇第四十六

经曰：明烽燧于高山，四望险绝处置；无山，亦于平地高迥处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三丈，上阔一丈，形圆上盖圆屋，覆之屋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为之，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里，复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上下用软梯，上收下垂，四壁开孔，望贼及，安置火筒，置旗一面、鼓一面、弩两张，炮石、垒木、停水瓮，干粮、生粮，麻缦火钻、火箭、蒿艾、狼粪、牛粪，每夜，平安举一火，闻警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早夜平安，火不举，即烽子为贼提。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刻，观望动静，一人烽卒知文书、符牒传递。

马铺土河篇第四十七

经曰：每铺相去四十里，如驿近远于要路山谷间，牧马两匹与游奕计会，有事警急，烟尘入境，则奔驰相报。

置土河于山口，贼路横截，道凿之，横阔二丈、深二丈，以细沙散土填平，早夜行检，扫令平净，有狐兔入境，亦知足迹多少，况于人马乎！

游奕地听篇第四十八

经曰：于奇兵中，选骁果、谙山川井泉者，与烽子马铺土河，计会交牌，日夕逻候于庭障之外，捉生事，问敌营虚实，我之密谋，勿令游奕人知。其副使子将并久谙军旅、好身手者任。

地听，选少睡者，令枕空胡（上皿下鹿）卧，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有响见于胡（上皿下鹿）中，名曰：地听。可预防奸，野猪皮为胡（上皿下鹿）尤妙。

报平安篇第四十九

经曰：报平安者，诸营铺百司主掌皆入五更，有动静报虞候知，左右虞候早出，大将军牙前带刀，磬折大声通曰：左右厢兵马及仓库营并平安。诺。复退本班。如有盗贼动静紧急，即具言其事，若在野行军，即言行营兵马及更铺并平安。

严警鼓角篇第五十

经曰：夫城军野营，行军在外，五更初、日没时，搥鼓一通，三百三十搥为一通。鼓音止，则角音动。吹一十二声，角为一迭。角音止，鼓音动。如此三鼓、三角而昏明毕。行军，第一角声，动兵士起；第二角声动，内外办角音绝兵马齐动而发。

定铺篇第五十一

经曰：每日戌时，严警，鼓角初动，虞候领甲士十二队，建旗帜、立号头巡军营及城上，如在野巡营，外定更铺疏密，坐者喝曰：是甚么人？巡者答曰：虞候总管某乙巡。坐喝曰：作甚行？答曰：定铺。坐喝曰：是不是行？答曰：是。如此者三喝三答，坐曰：虞候总管过。号头及坐喝用声雄者充。

夜号更刻篇第五十二

经曰：夜取号于大将军处，粘藤纸二十四张，十五行界印缝安标轴，题首云：某军某年某月某日号簿。每日戌时，虞候判官持簿于大将军幕前取号，大将军取意于一行中书两字，上一字是坐喝，下一字是行答。于将军前封锁，函付诸号，各到彼巡检所，主首以本钥匙开函，告报不得令有漏泄，一夜书一行，二十四张三百六十行，尽一载，别更其簿。

更漏牌一日一夜，凡一百刻，以竹马为一百，牌长三寸、阔一寸，逐月题云：某月更牌。一日一夜计行二百里，探更人每刻徐疾，行二里，常取月中气为正。

雨水正月中，夜传牌四十九分，一更传牌九，余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二寸。

春分二月中，夜传牌五十一分，一更传牌十。

谷雨三月中，夜传牌三十七分，一更传牌七，余一里十四步二尺。

小满四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余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寸。

夏至五月中，夜传牌三十五分，一更传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余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处暑七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余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传牌四十四五分，一更传牌八余一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传牌四十九五分，一更传牌九余一百一十八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传牌五十三三分，一更传牌十余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传牌五十五，一更传牌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传牌五十三二分，一更传牌十余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右件古法多不合今。

乡导篇第五十三

经曰：即鹿无虞，从入于林中。不用乡导，难得地利。夫用乡导者，不必土人，但谙彼山川之险易、敌之虚实，即可任也。赏之使厚，收其心也；备之使严，防其诈也。是故，锡之以官爵，富之以财帛，使有所恋；匹之以妻子，使有所怀。然后察其辞，鉴其色，覆其言，始终如一，可以用之也。

井泉篇第五十四

经曰：沙碛卤莽之中，有水野马黄牛之踪，寻之有水，乌鸟所集处有水，地生葭苇菰蒲之处有伏泉，地有蚁壤之处下有伏泉。

迷途篇第五十五

经曰：远征迷途，南北不分，当以北辰为正。

正月，昏参中、朝尾中。 二月，昏弧中、朝建星中。

三月，昏七星中、朝牵牛中。四月，昏翼中、朝婺女中。

五月，昏亢中、朝危中。 六月，昏心中、朝奎中。

七月，昏建中、朝毕中。 八月，昏牵牛中、朝觜中。

九月，昏虚中、朝柳中。 十月，昏危中、朝七星中。

十一月，昏东壁中、朝轸中。十二月，昏娄中、朝氏中。

其阴雪，则用老马引前。昔齐桓公伐孤竹，值雪迷道，驱老马寻途，不迷。

搜山烧草篇第五十六

经曰：军至险阻、沟涧、林薄、翳荟、葭芦、草莽之处，鸛翔鸟舞不下，伏兽惊起，草木无风而动，必谨察之，恐伏奸也。

边城十月一日烧草及恶山、深谷、大川、连水、左近草树，虏骑若来，无所伏藏。

前茅后殿篇第五十七

经曰：《周礼》：挈壶，以令军井；挈轡，以令军舍；挈畚，以令军粮。前茅虑无建旗帜以表之，皆古法也。今以先锋令先探井泉、水草，宿止贼路与乡导计会，乃进军战，则有喝后，皆拔白刃以临之，使进如退却，便斩；敌来追我，则后殿与战，无惊扰大军也。

衅鼓篇第五十八

经曰：军临敌境，使游奕捉敌一人，立于六纛之前而祝曰：「胡虏不道，敢干天常，皇帝授我旗鼓，翦灭凶渠。见吾旗纛者，目眩；闻吾鼓鞞者，魄散。」令散人跪纛前，乃腰斩之，首横路之左，足横路之右，取血以衅鼓鞞，大纛从首足间过，兵马六军从之，而往出胜敌，亦名祭敌。

屯田篇第五十九

经曰：〈洪范〉八政，以食为先。是以商鞅入秦，行垦草之令；夷吾霸齐，富农功之术。夫地所以养人，城所以守地，战所以守城。务耕者，其人不衰；务守者，其地不危；务战者，其城不围。四海之内、六合之中有奚贵？曰：贵于土。奚贵于土？曰：人之本。奚贵于人？曰：国之本。是以兴兵伐叛，而武爵任；武爵任，则兵胜。按民务农，则粟富；粟富，则国强。人主恃农战而尊，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使士卒出无余力，入有余粮，所谓兴兵而胜敌，按兵而国富也。

合屯田六十顷：四十顷种子，五顷大豇种子，五顷麦种子，五顷麻种子，五顷荞种子，屯外五十亩菜不入。至秋纳宴设厨，四十亩蔓菁种子，十亩萝卜种子，已上种子各依乡原种。

一屯六十丁，一丁日给米二升，一日一石二斗，一月三十六石，一年四百三十二石。

牛料一屯六十头牛，日给豇五升，十月一日起料，四月一日停，一日三石，一月九十石，六月五百四十石。

一屯丁粮牛料种子耒屯，坚耒束以长三百七十八尺五寸三分三毫绳之四分之一，长九十三尺六寸三分四毫。四月礮橛绳内有田一亩，对屯田官分三等，田内上中下耒之，以三尺五寸圈成束，则耒数三等可知。

耒屯苗子，横耒取三等，束。对屯田官打下苗子，斗升合数，为两绢袋，各乘苗子一椀与屯田官者耒，使对一椀与耒，使掌者屯官封其后，恐有耗损者，耒米取子一斗，平量对屯田官捣，耒得几米为率，则一屯斛斗可知。

等级殊等九千石，第一等七千石，第二等六千石，第三等五千石。岁无水旱、灾蝗，满四千石者，屯官有殿。

一军载粟一十二万八千石六分，支米九万石，以殊等屯一十四余万二千石，方支一岁。《粮神农书》曰：「虽金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十万，而无粟者，不能守也。」故充国伐西戎，杜茂守北鄙，创置屯田，以为耕植也。

人粮马料篇第六十

经曰：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人日支米二升，一月六斗，一年七石二斗。一军一日支米二百五十石，一月七千五百石，一年九万石。

以六分支粟，一人日支粟三升三合三勺三抄三圭三粒，一月一石，一年一十二石。一军一年二十万八千石，每小月人支粟九斗六升六合六勺六抄六圭六粒，其大麦八分、小麦六分、荞麦四分、大荳八分、小荳七分、宛荳七分、麻七分、黍七分，并依分折米。

盐，一人日支半合，一月一升五合，一年一斗八升。一军一日六石二斗五升，一月一百八十七石五斗，一年二千二百五十石。

马料，一人二匹，一军二万五千匹。朔方、河西，一人二匹。范阳、河东、陇右、安西、北庭，则二人三匹。平卢、剑南，则一人一匹。计马二万五千匹为一军，计二百五十匹为一队，分为十坊，一坊秣马五十队。十月一日起料，四月一日停料。

一马日支粟一斗，一月三百，六个月一十八石。计一军马一日支粟一千二百五十石，一月三万七千五百石，六个月二十二万五千石。

马盐，一马日支盐三合，一月九升，六个月五斗四升。一军马支盐三十七石五斗，一月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六个月六千七百五十石。

茭草，一马一日支茭草二围，一月六十围，六个月三百六十围。计一军马六个月九十围。

油药，其油药取逃亡兵士残粮衣赐兽医，人于马押官都头中差取。

军资篇第六十一

经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夫兴师不有财帛，何以结人之心哉！

军士一年一人支绢布一十二疋、绢七万五千疋、布七万五千疋。

赏赐马鞍辔、金银衔辔二十具、锦一百疋、绯紫袄子衫具带鱼袋五十副、色罗三百疋、妇人锦绣夹襖衣帔袍二十副、绯紫紬绫二百疋、彩色绫一百疋银器二百事、银壶瓶五十事、帐设锦褥一十领、紫绫褥二十领、食卓四十张、食器一千事、酒樽杓一十副、长幕二十条、锦帐十所、白毡一百事、床（口套）二十条、鹵袋绣垫一百口。

宴设音乐篇第六十二

经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用宣主君之惠、畅吏士之心。古人出师，必犒以牛酒，颁赏有序，殽席有差，以激励于众。酒酣拔剑起舞，鸣笳角抵伐鼓叫呼，以增其气。弦竹哀怨凄怆，征夫感而泣下，锐气沮丧，复安得而用哉！

酒一人二升二百五十石。

羊一口分为二十节六百二十五口。

牛肉代羊肉一人二斤二万五千斤。

白米一人五合六十二石五斗。

薄饼一人两个，二万五千个。每一斗面作二十个，计面一百二十五石。

馒头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三十枚，用面四十一石六斗七升。

蒸饼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一百枚。

散子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三十枚，面二十五石，每面一斗使油二十二斤。

（食毕）（食罗）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八十一个，面一十五石六斗二升五合。

饊（食羹）一人三合。糯米三十七石五斗。

菜一人五两，二千九百五十斤零四两。

羊头蹄六百二十五具，充羹。

酱羊猪肝六百二十五具，并四等充羹。

盐三人一合，四石一斗六升。

酱一人半合，六石二斗五升。

醋一人一合，一十二石五斗。

椒五人一合，二石五斗。

姜一人一两，七十八斤零二两。

葱三人一两，二百九十六斤零六两。

随筵乐例：

大鼓、杖鼓、腰鼓、舞剑、浑脱、角抵、笛、拍板、破阵乐、投石、拔拒、蹙鞠。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卷六 阵图

阵图总序

经曰：黄帝设八阵之形：车厢洞当，金也。车工中黄，土也。乌云鸟翔，火也。折冲，木也。龙腾郗月，水也。雁行鹅鹳，天也。车轮，地也。飞翼浮沮，巽也。

风后亦演《握奇图》云：「以正合，以奇胜。或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聚散之势，节制之度，复置虚实二垒。」

力牧以《刳营图》，其后，秦由余、蜀将诸葛亮并有阵图，以教人战。

夫营垒教战有图，使士卒知进止、识金鼓。其应敌战阵不可预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无穷。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其战阵无图，明矣。而庸将以教习之阵为战敌之阵，不亦谬乎！

风后握奇垒篇第六十三

经曰：自风后至于太公，俱用此法。古之握奇，文不满尺，理隐难明。其范蠡、乐毅、张良、项籍、韩信、黥布，皆用此法，得其糟粕。而霍光、公孙宏、崔浩，采其华，未尽其实。今以八阵握奇，人数为垒，班布守地，阔狭顷亩，列之如后。

风后握奇外垒篇第六十四

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十人为一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亦如之，幕长一丈六尺舍十人，人守地一尺六寸，十以三为奇，以三千七

百五十人为奇兵，余八千七百五十人分为八阵；阵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铢，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阵积率，为地一万四千尺，率成二千三百三十三步余二尺，积率成六里，余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垒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余二百二十三步二尺，垒内得地一十四顷，一十七亩余一百九十七步四尺六寸六分，以为外垒。

天阵居干为天门。地阵居坤为地门。

风阵居巽为风门。云阵居坎为云门。

飞龙居震为飞龙门。虎翼居兑为虎翼门。

鸟翔居离为鸟翔门。蛇蟠居艮为蛇蟠门。

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

乾坤巽坎为阖门。

震兑离艮为开门。

有牙旗游队列其左右，偏将军居门内，禁出入，察奸诈。垒外有游军，定两端，前有冲，后有轴，四隅有铺，以备非常。中垒，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中垒，守地六千尺，积尺得二里，余二百八十步；以中垒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二百五十步。垒内有地两顷，余一百步。正门为握奇，大将军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库藏、辎重，皆居中垒。

太白营图篇第六十五

经曰：参七星伐三星，连体十星，为十将军，西方白虎宿也。主杀伐，此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摇落，有若军威，故兵出而法焉！一将一千人，十将一万人。幕千人，守地一万六千尺，积尺得二千六百六十六步，余四尺；积步得七里，余一百四十六步四尺；以营四面乘之，

一面得地一里，余三百六步四尺，营内有地一十八顷七十亩，余一百四十三步五尺三寸三分。

地主居坎为地主门。和德居艮为和德门。

高丛居震为高丛门。大炁居巽为大炁门。

天威居离为天威门。大武居坤为大武门。

太簇居兑为太簇门。阴德居干为阴德门。

四仲为开门。 四维为阖门。

外置牙旗游队，四维门置铺，偏将军居垒内，以禁出入、察奸邪！
十将幡旗图禽，以五色五行列之。

右一将，行得水，黑幡帜旗，图熊额白脚青。

右二将，行得火，赤幡帜旗，图鹞额白脚黄。

右三将，行得木，青幡帜旗，图熊额白脚赤。

右四将，行得金，白幡帜旗，图狼额白脚黑。

右五将，行得土，黄幡帜旗，图虎额白脚白。

左一将，行得水，黑幡帜旗，图熊额白脚青。

左二将，行得火，赤幡帜旗，图鹞额白脚黄。

左三将，行得木，青幡帜旗，图熊额白脚赤。

左四将，行得金，白幡帜旗，图狼额白脚黑。

左五将，行得土，黄幡帜旗，图虎额白脚白。

中营二千人为左右决胜军，大将卫五百为幕，二百五十人守地四千尺，积尺得六百六十六步，余四尺；积步得一里，余三百六步四尺；以营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百六十六步，余四尺。其中营小，每面加四十三步一尺三寸三分，通成二百二十二步一尺三寸三分。每幕相去四尺五寸四分，营内有地二顷四亩，余一百五十七步一尺五寸九分。

休门主一居子。生门主八居艮。伤门主三居卯。

杜门主四居巽。景门主九居午。死门主二居坤。

惊门主七居酉。开门主六居干。

右八门，四维，四仲。唯开景门，阖致大将，将军旗纛、金鼓如握奇法。

偃月营图篇第六十六

经曰：偃月营，形象偃月，背山冈，面陂泽，轮逐山势，弦随面直。地窄山狭之所，下营也。偃月外营，常以四六分幕一万人，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百尺，积尺得一千六百步；积步得四里，余一百六十步为营轮。四千人守地六千四百尺，积尺得一千六十六步余四尺；积步得二里，余三百四十六步四尺为弦，弦置三门，每门相去三百五十五步一尺五寸五分。营内有地一十八顷八十亩，余五十八步四尺，右置上弦门，中置偃月门，左置下弦门。

偃月中营，以二千五百人守地四千尺，积尺得六百六十六步，余四尺；积步得一里三百六步，余四尺。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每幕中两厢置土马一十二疋，大小如常马，备直鞍，令士卒擐甲冑、囊弓矢、佩刀剑、持矛盾，左右上下，以习骑射。

阴阳队图篇第六十七

经曰：阳队起一至九，阴队起九至一。队有五十人，五人为火长，一队九人，不失四十五人之数。卒间容卒，相去二步；队间容队，相去一十八步。前后一十步，其队相去，前后亦如之。黄帝曰：「阵门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是也。

一队布地三十六步，一阵二十二队，布地七百九十二步。方、圆、斜、曲、长、短皆如之。火长不预教习，其支器仗亦在分数之内。甲三十领六分，战袍二十领四分，枪五十根十分，牌十面二分，弩十张二分，陌刀十张二分，箭四十副八分，佩刀四十口八分，楛十具六分。

右守用阴队，左攻用阳队。矛、盾、弓，布置各有行列，前后阴阳不同。

教旗篇第六十八

经曰：春秋末，并为战国。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竞，而秦更名为角抵。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春搜、夏苗、秋猕、冬狩，振旅理兵，所以不忘战也。宜（仲）尼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今边军更名曰：教旗。使士卒识金鼓、别旗帜、知行列、谙部分，乃一军之节制也。

凡教旗于平原高山，大将军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角一十二具，各树五色旗，六纛居前，旌节次之，监军、御史、裨副、左右、衙官、骑队如偃月形为候骑，下临平野，使士卒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乃命十将左右决胜，将总一十二将一万二千人，兵刃精新，甲马旗帜分为左右厢，各以兵马使为长，班布其次。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趋走。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

浑浑沌沌，形员而不可败者，奇正是也。进止有度，徐疾有节，以正合，以奇胜，听音、望麾，乍合乍离，于是三令五申。

白旗点、鼓音动，则左右厢齐合；朱旗点、角音动，则左右厢齐离。离之与合，皆不离子午之地。左厢阳向而旋，右厢阴向而旋，左右各复本位。白旗掉、鼓音动，左右云蒸鸟散，弥川络，野然而不失队伍之疏密；朱旗掉、角音动，左右各复本位。前后左右无差尺寸。

经曰：散则法天，聚则法地。如此三合而三离，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可从军令。于是大将军出五彩旗一十二面，各树于左右阵前，每旗选壮勇士五十人守旗，选壮勇士五十人夺旗；右厢夺左厢旗，左厢夺右厢旗。鼓音动而夺，角音动而止。得旗者胜，失旗者负。胜赏、负罚，离合之势，聚散之形，胜负之理，赏罚之信。因是以教之。

草教图篇第六十九

经曰：古之诸侯，畋猎者，为田除害，上以供祭祀，下以习武事。太古之时，人食鸟兽之肉、衣鸟兽之皮；后代人民众多、鸟兽寡少，衣食不足。于是神农教其种植、导其纺绩，以代鸟兽之命。自是以后，禽兽复盈山林，下平土害禾稼，人民苦之。于是王公秋冬无事，教习畋猎，简练兵革，奋扬威武，以戒非常。季冬之月，腊日太阴用事，万物毕成，蛰虫以伏，乃具卒乘，从禽于山泽以教之，令知部分进退之仪也。

一人守围地三尺，一十二将守地三万六千尺，积尺得六千步，积步得一十五里，余六十步。围中径阔得地五里，余二十步，以左右决胜，将为校头，其次左右将各主士伍为行列，皆以金鼓、旌旗为节制。其初，起围张翼，随山林地势，无远近部分，其合围地，虞候先择，

定讫，以善弧矢者为围中骑，其步卒枪幡守围，有漏禽兽者，坐守围吏，大兽公之，小兽私之，以观进止。

教弩图篇第七十

经曰：弩者，怒也。言其声势威响如怒，故以名其弓也。穿刚洞坚，自近及远，古有黄连百竹、八担双弩之名。今有绞车弩，射七百步，攻城拔垒用之；臂张弩，射三百步，步战用之；马弩，射二百步，马战用之。弩张迟，临敌不过三发，所以战阵不便于弩，非弩不利于战，而将不明于用弩也。夫弩不离于短兵，当别为队攒箭注射，则前无立兵，对无横阵；复以阵中张阵，外射，番次轮回，张而复出，射而复入，则弩无绝声。敌无薄我，置弩必处于高，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阵，果非弩不利也。

张弩后，左厢丁字立，当弩八字立，高揜手垂衫襟，左手承撞右手，迎上当心开张，张有阔狭，左臂右转，还复当心，安箭高举，射贼若远，高抬弩头，贼若近平身，放；左右有贼回身，放；贼在远处掣脚，放。放箭，讫喝，杀郅，掣拗蝎尾，覆弩还着地。

合而为一阵图篇第七十一

经曰：从一阵之中，离为八阵，从八阵复合而为一；听音望麾，以出四奇，飞龙、虎翼、鸟翔、蛇蟠为四奇阵，天、地、风、云为四正阵。夫善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奇为阳，正为阴；阴阳相薄，而四时行焉！奇为刚，正为柔；刚柔相得，而万物成焉！奇正之用，万物无所不胜焉！所谓合者，即合奇正八阵而为一也。

离而为八阵图篇第七十二

经曰：风后演《握奇图》，自一阵之中，分为八阵。

天有冲或圆布。

黄帝曰：

天阵圆，利为主，色尚元，为干。

地阵方，利为客，色尚黄，为坤。

风附于天，风象，其形锐首，利为客，色尚赤，为巽。

云附于地。

太公曰：

左右相向是也，其形锐首，利为客，色尚白，为坎。

飞龙，其形屈曲，似龙，利为主，色上元下赤，为震。

虎翼，居中，法翼而进，其形空，利为主，色上黄下青，为兑。

鸟翔。

太公曰：

鸟翔者，突击之义也，其形迅急，利为客色，上元下白，为离。

蛇蟠。

太公曰：

蛇蟠者，围绕之义也，其形宛转，利为主，色上黄下赤，为艮。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卷七 祭文、捷书、药方

祭文总序

经曰：古者，天子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诸侯祭其封内兴云出雨之山川神祇，出师皆祭，并所过名山大川，福及生人。神祇，《尔雅》云：「是类是禡，师祭也；既伯既祷，马祭也。」师初出，则禡军之牙门，祷马群厩。蚩尤氏造五兵，制旗鼓，师出亦祭之。其名山大川，风伯雨师并所过则祭，不过则否。

毘沙门神本西胡法佛，说四天王则北方天王也。于阗城有庙身被金甲，右手持戟，左手擎塔，祇从群神殊形异状，胡人事之。往年吐蕃围于阗，夜见金人被发持戟行于城上，吐蕃众数十万悉患疮疾，莫能胜，兵又化黑鼠，咬弓弦，无不断绝；吐蕃扶病而遁，国家知其神，乃诏于边方立庙，元帅亦图其形于旗上，号曰：神旗。出居旗节之前。故军出而祭之，至今府州县多立天王庙焉！一本云：昔吐蕃围安西，北庭表奏求救，唐元宗曰：「安西去京师一万二千里，须八月方到，到则无及矣。」左右请召不空三藏，令请毘沙门天王，师至，请帝执香炉，师诵真言，帝忽见甲士立前，帝问不空，不空曰：「天王遣二子独捷将兵救安西，来辞陛下。」后安西奏云：「城东北三十里云雾中，见兵人各长一丈约五六里，至酉时鸣鼓，角震三百里，停二日。康居等五国抽兵彼营中，有金鼠咬弓弩弦，器械并损，须臾，北楼天王现身。」

禡牙文篇第七十三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敢以牲牢之奠，告于牙军之神曰：在昔三皇无师，五帝有师，所以伐奸凶、御桀骜；封豕逞

凶，长蛇流毒，寇掠我生聚，残害我边陲，我君耻不祥之器，以伐谋为兵，爱不战而屈人，借前箸为筹策，遂得东夷贡矢，西旅献獒，川明海澄，历有年矣。今戎狄遗[口焦]，虺蝎远出，豺犬吠尧，獍集狼顾，天子授我斧钺，锡我彤弓，凿门分阃，使专征伐。惟尔乃神，翼兹威武，左霹雳，右雷公，天乙在前，太乙在后，风雹雨霰，克胜群丑，枹鼓未挥，元凶授首，惟尔英灵，来歆旨酒。

馮马文篇第七十四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清酌少牢之奠祭尔。群牧马之神曰：古者，庖牺氏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代人劳。尔能节齐和鸾，举应鞶鼓，陷矢石殪，奔禽声嘶而凉风立至，影灭而浮云犹见，穆满八骏，足迹接于瑶池，王良驯马，人事标于天汉，国家恩覃八埏，光宅九土，王化潜谧，白旗来庭，浮铁沈毛，贡金纳帛，而豺狼难厌。反首逆鳞，学三苗之不恭，慕九黎之乱德，叛而不讨，何以示威？天子斋，坛场拜飞将，将军身卫琯戈，手提金鼓，挥阵云以出塞，乘明月而渡河，誓将挥种埋落，擒魑摘魅，火烈具举，我武维扬，惟尔马神，使我马肥，风驰电转，龙骧虎奔，晶甲霜明，草木皆偃，飞矢星落，江河斡旋，一举成功，投戈脱甲，示不复用，休尔于华山之阳而已矣。

祭蚩尤文篇第七十五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牲牢之奠祭尔。炎帝之后蚩尤之神曰：太古之初，风尚敦素，拓石为弩，弦木为弧。今乃烁金为兵，割革为甲，树旗帜，建鼓鞶，为戈矛，为戟盾。圣人御宇，奄有寰海，四征不庭，服强畏威，伐叛诛暴，制五兵之利，为万国资。皇帝子育群生，义征不德。戎狄凶狡，蚁聚要荒。今六师戒

严，恭行天罚，神之不昧，景福来臻，使鼙鼓增气，熊旌佐威，邑无坚城，野无横阵，如飞霜而卷木，如拔山而压卵，火烈风扫，戎夏大同，允我一人之德，由尔五兵之功。

祭名山大川文篇第七十六

祭名山文：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某山之神曰：惟神聪明正直，祸盈福谦，亭育黎庶，作镇一方，国家天覆地载，罔不宅心，航海梯山，来宾咸服。独彼凶丑，千百成群，滔天虐人，窥边猾夏。天阶其祸，养成其凶。皇帝取乱侮亡，兼弱攻昧，赫斯，怒奋雷霆，浊濩轰宏，风卷电掣。今则万骑云会，八阵戎装，顿军峰峦，樵苏林麓，天道助顺，人情好谦，天人共愤，神鉴孔明，何不云蒸雾郁，转石飞沙助我军威！金师克获，牲牢匪馨，明德惟馨。

祭大川文：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少牢敬祭于某川之神曰：惟神植德灵长，善利万物。其柔也，沈鸿毛、没纤芥；其刚也，转巨石、截横山。塹南、限北、决东、奔西，避高就下，兵法形焉。我君奄有万国，德洽四户，伐叛怀远，同文齐武。是以扶余、肃慎左衽来庭，夜郎、滇池辫发从事。惟彼凶虜，敢干天常，负固凭山，摇蜂万之毒；乘危走险，奋螳螂之臂。天子授我庙算，不战而屈人之兵，士卒与我一心，闻敌有死难之志。神居五行之长，为百渎之源，藏蛟跃龙兴云致雨。今大军利涉，全师既行，何不竭海若，吐天吴，驱风伯，逐鲸鱼，使波无涟漪，厉有浅深，成将军之功，赞天子之威。

祭风伯雨师文篇第七十七

祭风伯文：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礲牢清酌祭于风伯之神曰：惟神道出地户，迹遍天涯。东温而层冰澌散，西烈则百卉摧残。鼓怒而走石飞沙、翻江倒海，安静则云屯浪息、绽柳开花。畅百物以敷苏，使八方而宁谧。达庶人之理，畅大王之雄。国家至德深仁，豚鱼服信，杜绝奸慝，混一车书，海晏河清，远安迩肃。惟彼凶孽，尚肆凭陵，恃乌合之众，将蜂屯之徒，险凭蚁壤，蜉蝣朝菌，菅我天诛，晓露晨霜，延彼性命，皇帝子育群生，鞠养万品，乃威以斧钺，怀以惠和，先茅届途，后殿临境，两军相见，八阵将施。惟尔神明，号吼[风戍][风孛]，拔木偃草，使旌旗指敌，飞沙走石，飞泰山之形，昼不见于虏目；震雷霆之响，近不闻于虏耳。蒙袂僵仆，款我辕门，兵不血刃，而华戎宁谧矣。

祭雨师文：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牲牢之奠致祭于雨师之神曰：惟神薄阴阳而成气，驭风云而施德。威合风雷，则禾木尽偃；恩覃雾露，则卉物敷荣。昆阳恶盈荡新室之众，龟兹助顺济全凉之师，其赏善也如此，其罚恶也如彼。国家大业，醇被休德，洽如怀生之伦，尽荷明德，而戎胡倔强，草窃遐荒，使谋臣不得高枕、武士不遑脱甲，天子瞋目按剑，发骁勇，诛不道，天下士众焱集星驰，气腾青云，精贯白日，熏兔穴，覆泉巢。惟神何不倾湫倒海，以助天威；荡寇清讎，以张军势。按剑则日中见斗，挥戈而曜灵再晡。壮戎军之气，乃尔神之功。

祭毗沙门天王文篇第七十八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稽首，以明香净水、杨枝油灯、乳粥酥蜜粽（米奥）供养北方大圣毘沙天王之神曰：伏惟作镇北方，护念万物，众生悖逆，肆以诛夷，如来涅槃，委之佛法。是以宝塔在手，金甲被身，威凛商秋，德融湛露。五部神鬼，八方妖精，殊形异状，襟带羽毛；或三面而六手，或一面而四目，瞋颜如蓝，磔发似火，牙岑嶒而出口，爪钩兜而露骨，视雷电，喘云雨，吸风飙，喷霜雹。其叱咤也，豁大海拔，须弥，摧风轮，粉铁围，并随指呼，咸赖驱策。国家钦若，释教护法降魔，万国归心，十方向化。惟彼胡虏，尚敢昏迷，肉食边氓，渔猎亭障，天子出师，问罪要荒，天王宜发大悲之心，轮护念之力，歼彼凶恶，助我甲兵，使刁斗不惊、太白无芒，虽事集于边将，而功归于天王。

捷书类

露布篇第七十九

某道节度使某牒上中书省门下，破逆贼某乙，下兵马使告捷事，得都知兵马，使某牒称：今月某日某时于某山川，探见贼兵，与战，俘斩略尽。今乘胜逐北，未暇点拨杀获生级、器械牛马，续即申上者，天威远播，狂寇败亡，将靖烟尘，同增欢忭。谨差某乙，驰驿告捷，具状牒上中书门下，谨牒某年某月某日官牒。

判官某官某行军司马，某使某官，某道节度使奏破某贼露布事，拔贼某城若干，所生擒首领某人若干，斩大将若干级，斩首若干级，获贼马若干匹，甲若干领，旗若干面，弓弩若干张，箭若干只，鎗牌若干面，衣装若干。事件应得者，具言之。

中书门下尚书兵部，某道节度使某官臣某言，臣闻：黄帝兴涿鹿之师，尧舜有阪泉之役，虽道高于千古，犹不免于四征。我国家德过

唐虞，功格区夏；蠢兹狂狄，昏迷不恭，犬羊成群，犯我亭障。臣今令都知兵马使某官某都，统马步若干人为前锋；左右再任虞候某官某领弩若干人为奇兵，于某处设伏。虞候总管某领陌刀若干人为后劲。节度副使某官某领蕃汉子弟若干人为中军游骑，以某月日时于某山川，与贼大军相遇，尘埃涨空，旌旗蔽野。臣令都知兵马使某官某大将军当其冲，左右虞候张两翼，势欲酣战，伏兵窃发，贼众惊骇，虞候某强弩、陌刀相继而至，锋刃所加，流血漂杵；弩矢所及，辙乱旗靡。贼人弃甲曳兵而走，我军逐北者，五十里。自寅至酉，经若干阵，所有杀获，具件如前，人功何能！天功是赖！臣谨差先锋将某官某奉露布以闻，特望宣布中外，用光史册。臣某顿首谨言。某年某月某日，掌书记某官臣某上。

药方类

治人药方篇第八十

经曰：药者，和草木之性，治人寒、热、燥、湿之病；道达经脉，通理三关、九候、五藏、六府，扶衰补虚。夫稠人多，厉疫屯久，人气郁蒸，或病瘟[疾以皇易矢]疟痢，金疮堕马，随军备用。药与方所必须也，兹录于左。

疗时行热病方：

梔子（二十枚）、干姜（五两）、茵陈（三两）、升麻（五两）、大黄（五两）、芒硝（五两）。

右六味为末，米汁调服，空心，三钱匕，须臾利，不利则暖粥投之，利多服浆水止之，阴阳毒不可服。

疗赤班子疮：

梔子（二十枚）、茈胡（三两）、黄芩（三两）、芒硝（五两）。

右为细末，饭饮调下，三钱匕，以利为度。

疗天行病方：

瓜蒌（四十九粒）、丁香（四十九粒）、赤小豆（四十九粒）。

右为末，井花水调服，空心，方寸匕七次，两鼻中各搐此散，一大豆许，须臾鼻出黄水，吐利良久，乃愈。

疗虐疾方：

鳖甲（三两）、常山（二两）、甘草（二两）、松罗（二两）。

右为末，用乌梅煎汤调服，方寸匕日二服，少加之，以吐为度，如不差，服后方。

当归六味散：

当归、白朮、细辛（以上各五两）、桂心（三两）、大黄（五两）、朴硝（八两。熬。）

右为末，平旦，空心，服方寸匕，加之，以利为度。

疗温虐者，可服『鬼箭十味丸方』：

甘草、丁香、细辛、蜀椒、乌梅肉（各三两）、地骨皮、橘皮（各四两）、白朮、当归（各五两）、鬼箭（二两）。

右为细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乌梅汤送下，再服加至三十九，三、五日后觉腹中热，以粥饮压之。

疗痢病方：

黄连、黄芩（各五两）、黄耆、黄柏（各四两）、龙骨（八两）。

右五味为散，空心，米饮下方寸匕，日再加至三寸匕止。

疗谷痢方：

白米（六两）、附子（四枚，炮去皮。）、干姜（四两，炮。）、细辛（五两）、油面末（一升。熬变色。）。

右为末，以粥饮，如前法。

疗血痢方：

阿胶（炒）、黄柏（灸各四两）、干姜、艾叶（各三两）、犀角末（五两）。

右为末，如前法服。

疗浓血痢方：

黄耆（六两）、赤石脂（八两）、艾叶（三两）、厚朴（灸三两）、干姜（煨三两）。

右为末，服法如前。

治霍乱方：

巴豆（一两，去壳。）、干姜（三两，炮。）、大黄（五两）。

右为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米饮服三丸，以利为度，不利，以粥汤投之。

治脚转筋方：

生姜一两，拍碎，水煎，五合服之，即愈。本方云：生姜一斤，煎二升，半服之。

入战辟五兵不伤人方：

雄黄（一两）、白矾（二两）、鬼箭（一柄）、羚羊角（烧二分半）、灶中土（三分）。

右为末，以鸡子黄并鸡冠血为丸，如杏子大。置一丸于小囊中，系腰间及膊上，勿令离身，亦辟一切毒。

疗马齿毒方：

灰汁数斗，暖者洗疮处，愈。又以马粪汁亦可。

疗马脓垢着人作疮方：

马鞭稍二寸，烧灰；飞鼠七枚，各烧灰。敷之。

疗金疮方因发者，及伤裂突出肠方：

黄耆、当归、芎藭、白芷、续断、黄芩、细辛、干姜、附子、芍药（各三两）。

右为末，先饮酒醉，次服五钱匕，日三服。又云：服半钱匕，日三，服加至方寸匕效。

疗金刀中骨脉中不出方：

白敛、半夏（各等分）。

右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至二十日，自出立愈。

疗金疮伤中破惊方：

火烧葱，取汁涂之，立愈。亦用人中衣旧者，以裆炙熨之，为愈。

疗马坠损，有瘀血在腹内方：

生地黄五升，研烂，以酒捎汁一盞，日三服，愈。又方地黄二升，捣令烂，以无灰酒半升煮，二三沸重户，地暖饮之，常令醺醺。

疗马坠折，伤手脚骨痛方：

捣大麻子根并叶，取汁服之，气下乃苏。若无大麻根、叶；研子，温酒服，亦可。

治马药方篇第八十一

经曰：马有四百八病，益在调冷热之宜，适牧放之性，常加休息，不可忽视之也。马之系于军也，至矣！重矣！

春夏常灌马方：

郁金、芎藭、当归、大黄、升麻、黄连、细辛。

今方不用当归、芎藭、细辛，郟入黄柏、吴蓝、青黛、梔子。秋冬加官桂、干姜，共为末。每灌七钱，蜜油各一，合汤半升，搅匀灌之。其冷气，则加干姜、官桂各一两。今多以糯米煮粥半升，油五合，猪脂四两，蜜三两，早饮了啖之，俟日色温，来日复啖之。

马热不食水草方：

芒硝、郁金。

右每灌七钱，入酥半两，水一升，搅匀灌之。又云：刺带脉出血，良。

治马漏蹄方：

先以刀削，令稳。便之以发灰、羊脂填了，以黄蜡封固之。

疗马内黄、不食水草、颤喘卧数起、口张喘急、颈微垂利方：

青黛（三两）、大黄（二两）、白盐（五合）。

右为末，每灌三匕，油蜜各一，合温水一升，灌之，立愈。马有黑汗出，卧不起，汗流如珠，颤喘气急。尝汗，淡即死，咸即不死。取人污袜，烧汤，掇浓汁，灌三升，差。又方力子，割马尾小头，作十字，使出血，以人粪涂之，良或烧人粪以乱发附之，差。

疗马转胞不大小便方：

以人粪并大蒜橘汤成膏，纳尿孔内，则立尿。又缠马腹于后蹄，间挽之，令跳自止。

疗马结草方：

以热手捻，令结消不消，以火炙之，扫帚柄筑之。

疗马虫颡方：

桑根皮、大枣肉、葶苈子（各一两，熬，令黄，另研作膏。）。

右和匀水三升，灌之，一时辰，令低头滴鼻中恶物，愈。次以大黄、油鸡子，清灌之。又曰：桑白皮一握旧干煮，枣五十枚煮取穰，葶苈子六两熬令黄，以水六升、桑根、大枣并煮，取一大升汁，去渣，内葶苈子膏搅匀，相得更煎，取强半，停令冷暖，得所分为两度，灌所患之鼻，如人行八九里一灌，干地着草系头底，即出鼻中恶物，令甚走，又以大黄、油鸡子，清灌之，愈。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卷八 杂占

杂占总序

经曰：天文者，悬六合之休咎；兵书者，着六军之成败。今约一战之事，编为篇目，其余灾变，略而不书。

夫天道远而人道迩，人道谋而阴，故曰：神成于阳。故曰：明。人有神明，谓之圣人。夫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故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人若谋成策完，则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皆合之；人若谋缺策败，则虽使大挠步历、黄帝拨元、甘德占星、巫咸望气，务成灾变；风后孤虚，欲幸其胜，未之有也。盖天道助顺，所以存而不亡，若将贤士锐，诛暴救弱，以义征不义，以有道伐无道，以直取曲，以智攻愚，何患乎天文哉！可博而解，不可执而拘也。

占日篇第八十二

经日月者，实也。光明盛实，布照四方，神灵御之，葵藿向之。太阳之精，积而成象，光明外发，体魄内含。故人君法之，吉凶祸变，则必照临下土。

日珥者，拜大将军。一曰：有军在野，珥南则南胜，珥北则北胜，东西准此。

日两珥相对，将欲解和。

日晕而珥外，军凶。

日抱晕，随抱军胜。

日有白足，破军杀将。

日有背气，色青赤，曲向外，为背叛之象。其下有叛臣，将军守边有二心。

日有缺气，似背有枝直向外，如山字，两军相当，所临者败。

日有晕气，傍日周员，中赤外青，军营之象，对敌之士，色浓厚者，随方军胜。

日月皆晕，兵阵不合，七日晕不解，不可起兵，晕而珥外，兵凶。

日晕而珥者，易上将。

日晕而缺者，两军相当，随缺兵败。

日晕而直气在旁，所临军胜。

日晕而背虹，珥反直而贯之者，顺虹击之，大胜。

两军相当，日有冠纓者，和解，抱戴大喜。

日晕而有两珥，在内外者，并有云聚，不出三日，下有围城。

占月篇第八十三

经曰：月者，阙也。盈极必缺，太阴之精，积而成象，光以照夜。女主之义，比德刑罚，吉凶休咎，以警戒于下土。

月有晕，先起兵者胜。

月晕抱戴，有赤色在外，外人胜；在内，内人胜。

月晕，岁星赤色明，客胜。

火入月守，色恶客败，色明客胜。

月晕，镇星不明，主人胜；色明，客胜。

月晕太白色不明，主人胜；色明，客胜。

月晕辰星不明，主人胜；明，客胜。

月晕亢，先起兵，有喜且胜。

军出，月蚀凶。

月晕房糠，大风起。

月晕参伐，兵起，有军不胜。

占五星篇第八十四

经曰：五星者，昊天上帝之使也。禀受帝命，各司其职，虽幽潜深远，罔不悉及之。故福德佑助，祸淫威刑，或顺轨而守常，或错乱而表异，光芒角变，色动衰盛，居留干犯，勾冲掩灭，所以告示下土。

凡五星五有常色，本体吉。岁星青，荧惑赤，镇星黄，太白白，辰星黑。

凡五星黄角，兵交争；赤角，犯我城；白角，有边兵；青角，忧愁生；黑角，死丧行。

凡五星色变常者，青忧，白兵，赤旱，黑丧，黄则天下大熟。

岁星占：

木乘金，偏将军死。

木金合，斗将死。

木守七星，天下起兵。

木乘昴，国有忧，番主死。

木入毕，中边起兵。

木犯毕，附耳起兵。

木守参，伐有兵。

木犯井，起兵。

木经柳，有兵。

木守轸，罢兵。

木入轸，大将军兴兵吉。

木入五车，兵起。

木守羽林，兵起。

木犯参旗，大将军出征凶。

营惑占：

火用，宜背火，在鹑火之次，宜背午地，他皆仿此。

火犯木土，为大战，传云：亡偏将军。

荧惑环太白，偏将军死。

火与太白相连而斗，破军杀将，客胜。

火入太白，中上出，破军杀将，客胜。

火所不利，先火起，犯左右角，有兵。

火守亢，有兵。

火入亢，有兵，水灾。

水入房，马贵；火出房，马贱。

火入糠，兵起。

火犯南斗，破军杀将，一年吴主死，中国饥。

火入牛，破军杀将，越主死。

火入须，女入危，兵起。

火犯东壁，伏兵起。

火守昴，胡人不安；入昴，匈奴破期三年。

火犯毕，左角大战，右角小战，五星犯毕，边兵起。

火犯附耳，兵起。

火犯鬚，赵凶，兵起；犯参，兵起。

火入东井一星，将军野战死。

火犯舆鬼，兵起。

火守七星，外有兵起。

火乘张，有兵；火与张合，兵起；火守张，大将军惊。

火犯翼，边兵起。

火入轸，有兵。

火犯太微宫门左，大将亡；犯在右，大将亡。

火犯角，大臣乱而有忧。

火入亢，有白衣，会主将死，人多疾疫。

火入氏，兵起，失国，天子恶，赦吉。

火犯心，战不胜，大将亡，绝嗣，大臣乱，主出营，有哭泣。

火入尾，臣下妖淫，年多妖祥，大乱。

火入箕谷，大贵妃后恶之，燕主死。

火入虚，齐王死，相出走，兵罢。

火犯毕，人疫，臣反，主崩，大水，兵起。

火入壁，魏主死，天下兵起；留壁二十日，有土功，米贵，女主恶之。

火犯奎，鲁王凶，大水，大疫，大臣谋主。

火犯娄，有暴兵，死主，大饥，盗贼起。

火犯胃，赵有大兵，主大胜。

火犯鬼，执法有诛，天下大疫，有女丧，大赦吉。

火犯柳，有土功。

火犯星，大臣乱，易服色。

镇星占：

土犯左角，大将战死，火灾；土守右角，兵路不通。

土守亢，有兵，臣下反。

土守糠，大兵起。

土入天庙，有兵起。

土守虚，出入，有客兵至，不过五日，自去。

土入奎，兵起。

土入娄，边兵起，天下凶。

土入胃，客军败，主军胜。

土入昴，番人为乱，番主死。

土入觜，兵起。

土逆行、守参，有胡兵。

土守井，越兵起。

土出入胃舍七星，兵起，负海大滨。

土守张，多盗贼，兵起，兴土功。

土入轸，兵发而自败。

土入天库，有兵。

土守南河，蛮夷兵起，边界有忧。

土出东掖门，为将军事，东出德门；出西掖门，为将守事，西出刑事。

土犯氐星，皇后忧，宫人死，天下大疫。

土犯房，天下相伐，皇妃亡，胡兵起。

土犯心，天子绝嗣，将相死放，大赦、修德，吉。

土犯尾，天下不安，后妃恶之。

土犯箕，大乱，女主忧，民流亡，大兵起。

土犯斗，其国失地，先水后旱，大臣逆乱。

土犯牛，有奸贼，牛马弃于道，天下急，宜赦。

土犯女，更法令，天子喜，有女丧。

土犯虚，有刑令，大忧，有客兵，鈇钺用。

土入危，天下乱，国亡，将死，人哭泣。

土入室，关梁不通，贵人死，女子恣横。

土犯壁，远方入贡，国大水，天下立主。

土犯毕，令不行，将相亡。

土入觜，相死，兵大起，侵死，有反者。

土犯参，多水旱，边兵起。

土入井，水旱，大臣死。

土犯鬼，多戮死，秦地有反。

太白占：

太白一名长庚，西方金德，白虎之精，招摇之使，其性刚，其义断，其事收，其时秋，其日庚辛，其辰申酉，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太白主兵马，为大将军，为威势，为割断，为杀伐，故用占之。是以重述其德，异于常星也。

金体大而色白，光明而润泽，所在之地，兵强国昌。兵出则出，兵入则入；顺之吉，逆之凶。出高深入，吉浅入凶，先起胜；出下浅入，吉深入凶，后起胜。

金昼见。有军，军罢；无军，军起。

金出东方，始出为德，月未尽三日，在月南，得行；在月北，失行。是谓反生，不有破军，必有屠城，北国当之。

金出东方，月未尽三日，在月北，负海之国不胜；在月南，中国胜。

金出西方，为德，月三日金在月北，负海之国大胜；在月南，中国不胜。

金与月相夹，有兵，拔城，偏将大战；金与月并出，守者屠城。

金与列宿相犯，小战；与五星相犯，大战。金在南，南军胜；在北，北军胜。

金出东方，举事用兵，顺之吉，逆之凶，西南北，皆仿此。

金守南斗，三十日，夷狄来侵。

金入羽林，兵起。

金昴毕，胡王死。

金光暗，战不胜，将军死。

金变色，战胜，随方色而占之，色青主东方，他皆仿此。

金入月，客军大败，野有死将。

金白而角文，可战；赤而角武，不可与战。金与木合，无怒必战。金应出而不出，应入而不入，此为失舍，不有破军，必有死将；所受之邦，不可与战。未当出而出，未当入而入，必有败军于野。金受十日后，将军死。

金初大后小，兵弱；初小后大，兵强。

金有角，兵敢战，吉；不战，凶。顺角指处，击之吉，逆凶。

金行迟，兵迟；金行速，兵速。金大行，用兵，疾吉，迟凶。金入则兵入，出则兵出，兵行法此。

金木，一东一西，害侯王；一南一北，兵乃伏。

金犯毕左角，左将死。

金出而水没，金水俱出东方，东军胜；俱出西方，西军胜。若水居金前，前军罢；水居金南，大战；在金北，小战。金进则兵进，退则兵退。金出未高而敌深者，勿与战，去而勿追。

金赤角，兵战；白角，军起；黑角，军罢；青角，军忧。曰：角又主国丧军亡，随角所指处应。

金昼见，是谓经天。犯五星，有大兵起；犯火，大战。在南，南胜，他皆仿此。

金犯角，大战不胜，将军死。

金干亢，大战不胜，将军死。

金临房，赤色，有兵战。

金入留守尾，兵起于野，将士满道。

金入南斗，将军死；金犯南斗，必破军。

金犯牛，将军失其众，守牵牛，兵起。

金入危，犯守，有兵起。

金入营室，暴兵满野，将军死。

金犯东壁，大兵起。

金入奎，兵起。一曰：外国兵入。

金犯娄，将军功。

金犯胃，兵起。

金守昴，胡王死，四夷忧。

金犯毕，边兵起；金犯毕左角，番兵大战；金入毕，马贵，兵有伤。

金犯觜，兵起，铁钺用。

金守参，边兵起，左右肩，大将忧；金犯参，伐兵起。

金守东井，将军恶之；金入东井，大兵起。

金犯舆鬼，大兵起。

金入柳，大兵起，益地。

金犯七星，将军出塞。

金入翼，大将死，天下兵起。

金犯轸，其国出，军得地。

辰星占：

水土合，为覆军。

水出东方，大而白，有兵在外解。

水金俱在东方，负海国胜。

水入月，主人败兵亡地。

水金合，旗出，破军杀将，客胜，视其所指，以命破军。

水环绕太白，兴兵大战，客胜，主人败。

水遇金，其间可容剑，小战，则客胜；水出太白左，小战；磨太白，又去三尺，大战，水在金北，利主人；在金南，利客。

水守房，番兵败；水守娄，番兵起。

水干昴，夷狄兵起。

水守心，大臣相杀，大水，异姓立王。

水犯尾，大水。

水犯箕，有赦，若守左角，动色，贵臣戮死。

水犯斗，大臣诛。一曰：兵守赤色，天下败兵；犯斗，五谷不成。

水守女，有婚娶事，万物不成；犯虚，天下乱，多水。

水犯危，大水有后，丧臣，谋君主。

水犯室，有兵，大水。

水犯壁，刑法苛，朝廷有忧；犯奎，有火，为害。

水乘昴，出其北，胡王死，中国大水。

水入毕，有兵。出北，胡王忧；出南，中国忧。

水犯觜，发兵。

水守参，伐星移南，南蛮下；移北，北胡侵。

水入东井，星进兵进，星退兵退。

水犯舆鬼，兵起；水入库楼，兵起。

水入柳，牛贵。

水犯星，臣下乱。

水守张，兵起大火。

水入翼，中刑及贤相，大凶。

水犯轸，大兵起，万物不成。

水犯角，大水，舟航相望。

水犯亢，大水。

水干犯五车星，兵起；水留心南河，兵起西方。

占流星篇第八十五

经曰：夫流星者，天之使也。自上而降下曰流，自下而升上曰飞。大者曰奔星，小者曰流星。星大，则使大；星小，则使小。此谓紫微宫、太微宫，出入而徐行，渐经于列宿之次也。或于列星之坐，非二宫所出者，并为妖星。

流星赤色有角者，四夷有兵；前赤后黑，兵败将亡。

流星入参，不出，先起者胜，后起者败。

流星干七星者，兵起。

流星入建星者，色青，兵起。

流星入河鼓者，大将军亡；出河鼓，兵出；入河鼓，兵入。

流星入王良，马尽惊。

流星入天将，军中惊；流星入，将入；星出，将出。

流星入紫微宫，匈奴兵起。

流星入三台，大将出。

流星入骑官，骑官死。

流星入羽林，兵大起。

流星抵北落，兵大起。

流星出天宫，匈奴兵起。

流星抵天市垣，大将出。

流星抵天狗，犯弧矢，将有千里之行。

流星出天厩，兵马出。

占客星篇第八十六

经曰：客星者，非本位之星，故曰：客星也。色白如气，勃勃然，似粉絮。故所过之宿分野，必有灾害。

客星出营室，无兵则兵起，有兵则兵败。

客星入奎，破军杀将。

客星犯娄，胡人乱。

客星入昴，胡人犯塞。

客星入毕，边有急兵。

客星干鬚，城堡虚，军储少，军民饿死。

客星守张，将军有阴谋，兵起。

客星入招摇，番兵大起。

客星入天枪，中兵起。

客星入天棓，兵起。

客星犯文昌，将星色苍，将有忧；色赤，将惊；色黄，将有喜；色黑，将死。

客星守傅舍，胡人入中国。

客星守天鸡，天下兵马尽惊。

客星守天街，胡王死。

客星入库楼，与守南门，守军市，守老人，皆主兵起。

客星守骑官，将忧，士卒散。

客星入北落、师门，虏人入塞，兵起。

客星入天仓，粟大贵。

客星入天厩，兵起，马死。

客星入天弓，天下弓弩皆张。

客星出天弓，匈奴兵起。

客星守狼，夷狄来降。

客星守弧，南夷降。

客星守车骑，西羌来降。

客星守九州岛，殊口，负海国不安。

客星入天节，番王死。

占妖星篇第八十七

经曰：妖星者，五星之余气也。结而为妖，殊形异状，凶多吉少，所见之分必有灾害。

奔星所坠之下，有大兵来。

流星前赤后黑，客兵败散。

流星从敌营上来我军，上锐者，有间谍来说吾兵。

流星尾长三四尺者，辉辉然，军使也；色赤者，将军使也。

流星色青赤，有光尾长三四尺者，名曰：天雁。将军之精华也。兵从星所指者，胜。

流星苍白，为使；色赤，有兵；色黑，将死。

飞星如大瓮，后大，晓然白，前卑后高，所谓顿顽，大将死邑削。

飞星后化云者，名曰：大滑。流血积骨之象。

枉矢类流星，色青，蛇形，如矢而枉，道所指，将军死。

天狗如奔星，有声，坠如火光，炎炎烛天，其下有积尺，流血狗来食之。

占云气篇第八十八

经曰：天地相感，阴阳相薄，谓之气。久积而成云，皆物形于下而气应于上。是以，荆轲入秦，白虹贯日；高祖在沛，彤云上覆。积蜃之气而成宫阙，精之积必形于云之气，故曰：占气而知其事，望云而知其人也。

猛将气：

猛将之气，如龙如虎，在杀气中。猛将欲行，先发此气，如无，将行，当有暴兵起。吉凶，以日神占之。

猛将之气，如烟如雾，沸如火光照夜。猛将之处，有赤白气相透，猛将之气如山林、如竹木，色如紫盖、如门楼。上黑下赤，如旌旗、如张弩、如尘埃，头尖本大而高，两军相当，敌军器上气如困仓正白，见日愈明。此皆猛将之气，不可击也。

敌人营上，气黄白、润泽，将有威德，不可击也。气青白而高，将勇，大战，前白如卑，后青如高，将怯士勇，前大后尖，小将怯不明。

敌上气黑中赤，在前者，将精悍不可当。

敌上气青而疏散者，将怯然，军上气发，渐渐如云里山形，将有阴谋，不可击。若在吾军之上，速战大胜。

敌上气如蛟蛇向人，此猛将之气，不可当。若在吾军之上，速战大胜。

胜军气：

气如火光、如山堤、如尘埃粉沸、如黄白，旗旌无风而飘，挥挥指敌，此胜军之气，所在不可击。

云气如三匹帛，前横后大，如楼椽、如赤色者，所在兵锐，不可击。

军上有气，如人持斧，如蛇举首而向敌者，皆胜军。气如匹帛者，此助胜之气，所在不可击。

军上气如覆舟、如牵牛、如斗鸡，所在不可击。

军上有五色气连天，不可击。

军上有云气，如华盖、如飞鸟、如伏虎，所在不可击。

军上气如五马，颈低尾高，如杵、如赤马；在黑气中，如黑人；在赤气中，如杵；在黑云中，如人十十五五。旌旗在黑气中，赤色在前者，皆精悍，不可击。

败军气：

败军之气，如马肝、如死灰、如偃盖、如卧鱼，乍见乍隐，如雾之朦胧，此衰气也。若居敌上，宜急击之。

云气如怀山，从军营而坠，军必败。

云气自黄昏发，连夜照人，则军士散乱。

军上有气一断一续者，军必败。

军上黑云，如牛状、如猪脂、如群羊，名曰：瓦解之气。军必败。

军上有云气如双蛇，急击勿失。

军上气，如尘灰、如粉、如烟云雾，勃勃撩乱者，军必败。

军上有五色杂气，东西南北不定者，或如群鸟乱飞，或纷纷如转蓬，或如败船，或如卧人无手足，或如覆车，散乱不起者，皆败军之气，击之必克。

军上气上大下小者，士卒日减。

军上十日无气者，其军必败。

军上十日无气，忽有赤白气，乍出即灭者，外声欲战，实欲退散，宜击之。

军上气出而半绝者，欲散；渐尽去走，一绝一败，再绝再败，三绝三败，在东发白气，灾深；赤气如火光，从天而降，入军中，兵乱将死。

军上气苍，须臾散尽，或前高后卑，或黑气如牛马形，从云气中渐入军中，名曰：天狗食血。其军散败。

两军相当，十里之内，三里之外，望彼军上气高而前白后青者，败气也。

云气如人头，鸡兔临军上云盖，蔽蒙昼晦者，宜急走，不然必败。

军上气，先青而后黑者，其将必死。

散军之气，如燃生草之烟，前虽锐而后必退。

军上气如丹蛇者，如尾在云雾中，临军上者，中人与外人通。

军行有白气，如猪来临者，大惊，宜备。

日晕有气，如死蛇，属晕者，不利先锋。

日晕旁有赤云，如悬钟，其下有死将。

日月晕有背，所临者败。

白虹及蜺，入营者败。

日晕有四缺在外，军悉败散；日晕薄及后至，先去其下，败军来降。

气如人十十五五，皆低头叉手相向，或气如黑山，以为缘者，白气如鸟，趣入屯营，连络不绝，须臾下者，当有来降。

城垒气：

正白如旌旗，或白气如旗，而赤界其边，或气出于外，如火烟，或有云分为两截状，如城垒，皆坚而不可攻。

白气如城中南北出者，城中黑气如星，名曰：军精。急宜解去。

赤云或黄云临城，城中喜；青云从军，城南北出者，不可攻。

城中有云，青色如牛头，触人外向者，城中有气出东，其光黄大，坚城也。

白气中出，青气入北，反复回还，不可攻。

凡攻城围邑，过旬，不雷不雨者，为城辅，勿攻。

城垒气出于外，如烟火者，或如双蛇，举首向敌，或赤气如杵，自城中出向外，内兵突出，客败。

凡攻城，有诸气自城出，兵不得入。

蒙气绕城而不入城，外兵不得入。

日晕有青气，从中出四起者，围中胜。

凡攻城，有黑气，临城上者，积土固险之状黑者，水之气，城池之象也。我据城敌，不可攻，敌据城，我不可攻。

凡围城，平旦视围上，气郁郁如火光芒，其势翕翕然者，其方救至；无者，救不至。受围者，望外救，亦以此古。

伏兵气：

气如赤杵幢节在乌云中，或如鸟人在赤气中，或黑气浑浑圆而赤气在其中，或白气纷沸，起如楼状，其下皆有伏兵。若军行近山谷之间林坑，甚防之。

云纷纷绵绵相绞，及似蒿草长数尺者，以车骑为伏兵；如布席，似蒿草长尺许者，以步卒为伏兵。

黑云出营南，贼逃，我后有伏兵，谨候察之。

两军相当，赤气，伏兵气。若前有赤气，则前有伏兵；后有赤气，则后有伏兵；左右亦如之。

黑云变赤及白形如山者，有伏兵；云如山林，或前黑气，后有白气者，有伏兵。

暴兵气：

白气如瓜蔓连结，部队相逐，须臾罢而复出，或如八九而来不绝者，有急贼至。

白气如仙人衣，千万连结，部队相逐，罢而复兴，当有千里兵至。

黑气从彼来我军者，欲袭我也。急宜备，不宜战，敌还，从而击之，必得小胜。

天色苍茫而有此气，依支干数，内无风雨，所发之方，必有暴兵。日克时则凶，时克

日则自消散。此气所发之方，当有事告急。一人来则气一条，依数计之，若散漫一方，必有众至，依日支干数，内有风雨，则不应。

伏兵气，如人持刀盾，或有云如坐人，赤色，所临城邑，有猝兵至。

赤气如人持节，云如方虹，或如赤虹，其下暴兵至。或如旌旗、如虎跃、如人行，或白气如道带竟天，或白虹所出，或赤云如火，或云如匹布，着天经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尤甚。

有云如番人列阵，或白气广五六丈，东西竟天，有云如豹五六枚相聚，或如狗四五枚相聚，四方清明，独有赤云赫然者，所见之地，兵起。

四望无云，独有黑云极天，名曰：天沟。主兵起。

壬子日候，四方无云，独有云如旌旗，其下兵起，遍四方，天下兵起。

云气一道，上白下黄，白色如布匹，长数丈，或上黄下白，如旗状，长二三丈，或长气纯如赤而委曲，一道如布匹，皆谓之蚩尤旗见，兵大起。

战阵气：

气如人无头、如死人、如丹蛇，赤气随之，必有大战，杀将。

四望无云，独有赤云如狗，入营，其下必有流血，或独见赤云如立蛇，或赤云如覆舟，其下大战。

白虹或赤屈虹见城营上，其下大战流血。

白气如车，入北斗中转移者，大战。云如耕陇，大战。

日旁黑气如虹，或白气如虹，交见，两军相当，必交战；无军，兵起。

四五六，虹见，大战。

日月有赤云，截之如大杵，军在外，万人战死；两军相当，不利先举。

月初满而蚀，有军必战。

苍白云气经天，其下有拔城大战。

赤气漫漫如血色，有大战流血。

阴谋气：

气白而群行徘徊，结阵而来者，他国人来相图谋也。不可忽，应视其所往，随而伐之，得利。

黑气如幢，出于营中，上黑下黄，敌欲来求战，而无诚实，言信相反，七日内必觉，备之，吉。

黑气临我军上，如车轮行，敌人谋乱，国有小臣勾引，宜察之。

黑气如引，牵来如阵前锐者，有阴谋。

天沉阴不雨，昼不见日，夜不见星、月，三日以上者，阴谋也。将军宜慎防左右。

连阴十日，乱风四起，欲雨不雨，其名曰：蒙。为臣谋君。

天阴沉，日月无光，有云障之，不雨，此君臣俱有阴谋。两敌相当，则阴谋也。若昼晴夜阴，臣谋君；昼阴夜晴，君谋臣。

四夷气：

东夷之气如树。西夷之气如屋。南夷之气如楼台，或如舟航。北狄之气如牛羊，或如穹庐。

远近气：

气初出桑榆一千五百里，平观一千里，仰视中天一百里，平望桑榆二千里，登高下属三千里。

凡候气之法：气初出时，若云非云，似雾非雾，彷彿若可见，初出森森然，若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以外气也。

凡候敌上气，敌在东，日出候之；敌在西，日入候之；敌在南，日中候之；敌在北，夜半候之。

欲知我军气，常以甲己日及庚子戊午日、未日、亥日及八月十八日，去军十里，登高望之，但百人以上，则皆有气。

凡气欲似甑出炊气，勃勃而上升，外积结成形，而后可占。气不结积，散漫不定，不能为灾祥，亦必和杂，杀气森森然，乃可论也。

凡军城上气安，则人安；气不安，则人不安。气盛，则兵盛；气衰，则中衰；气散，则众散。

凡气得旺相色，吉；休囚色，凶。

军上气，高胜下，厚胜薄，实胜虚，长胜短，泽胜枯。

凡占灾祥，先推九宫分野，六壬日月，不应阴雾风雨，其占乃准。

凡候气，多假日月之光，照耀而形，故晕珥抱背，皆出日月之旁，虹蜺相象，莫不因日而见。是故，昼候日旁，夜候月旁，辉光所烛，无得而隐矣。

凡气见，近三日，远七日，内有大风雨，则不应灾祥。故曰：风以散之，雨以解之。

凡军行，先观其气。兵，有胜负气、有盛衰气。锐兵强气，伏兵弱气，兵行气行，兵止气止，兵急气急，兵散气没，故曰：气是兵主，风是兵苗。为将者，不可不知也。

分野占：

经曰：天有二十八宿，为十二次；在地为十二辰，配十二月；至于九州岛分野，各有攸系，上下相应，故可得而占识之。

角亢

郑之分，于辰在辰，为寿星；于野，在颍川、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阳翟、汝南、宏农、城父、新安、宜阳、河南、新郑，属兖州。

氐房心

宋之分，于辰在卯，为大火；于野，在楚州、山阳、清平、济阳、东郡、须昌、寿阳、睢阳、定陶等郡，属豫州。

尾箕

燕之分，于辰在寅，为析木；于野，在渔阳、北平、辽东、辽西、上谷、代郡、雁门、涿郡、范阳、新城、固安、良乡、涿州、昌黎、渤海、安定、朝那、乐浪、元菟、易定，属幽州。

南斗牵牛

吴之分，于辰在丑，为星纪；于野，在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广陵、庐江、安陆、临淮、苍梧、郁林、桂阳、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海，属扬州。

须女虚

齐之分，于辰在子，为元枵；于野，在高密、城阳、泰山、济南、平原，属青州。

危室壁

卫之分，于辰在亥，为媿訾；于野，在魏郡、黎阳、河内、朝歌、濮阳，属并州。

奎娄

鲁之分，于辰在戌，为降娄；于野，在东海、泗州、阴陵、曲阜，属徐州。

胃昂

赵之分，于辰在酉，为大梁；于野，在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巨鹿、高阳、广平、河间、武昌、文安、清河、内黄、斥邱、太原、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党、邯郸，属冀州。

毕觜参

魏之分，于辰在申，为实沈；于野，在高陵、河东、河内、陈留、汝南、新野、舞阳、河南、开封、阳武，属益州。

井鬼

秦之分，于辰在未，为鹑首；于野，在弘农、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蜀郡、广汉、武威、张掖、酒泉、炖煌，属雍州。

柳星张

周之分，于辰在午，为鹑火；于野，在河南、洛阳、平阴、偃师、巩县、三河，属豫州。

翼轸

楚之分，于辰在巳，为鹑尾；于野，在南郡、江陵、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汉中、汝南、南中，属荆州。

风角：

巽为风，申明号令，阴阳之使也。发示休咎，动彰神教，春官保章氏，以十二风察天地之妖祥，故金滕未启，表拔木之征；玉帛方交，起偃禾之异。宋襄失德，六鹤退飞，仰武将焚，异鸟先唱，此皆一时之事。且兴师十万，相持数年，日费千金，而争一旦之胜负。乡导之说、间谍之词，取之于人，尚犹不信，岂一风动叶、独鸟鸣空，而举六军投不测之国，欲幸全胜，未或可知，谋既在人，风鸟参验，亦存而不弃。

夫占风角，取鸡羽八两，悬于五丈竿上，置营中，以候八风之云。凡风起，初迟后疾，则远来；风初疾后迟，则近来。风动叶十里，摇枝百里，鸣枝二百里，坠叶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飞石千里，拔木五千里。三日三夜，遍天下；二日二夜，半天下；一日一夜，及千里；半日半夜，五百里。

五音占风：

官风声如牛吼空中。征风声如奔马。

商风声如离群之鸟。羽风声如击湿鼓之音。

角风声如千人之语。

子午为宫。丑未寅申为征。卯酉为羽。

辰戌为商。巳亥为角。

宫风发屋折木，末年兵作。

征风发屋折木，四方告急。

商风发屋折木，有急兵。

羽风发屋折木，米价贵。

角风发屋折木，有急盗贼、战斗。

岁月日时，阴德阳德，自处，阴德在十二干，阳德在天。

岁月日时，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辰午酉亥各自相刑。

子丑寅巳申为刑上，卯戌未为刑下。

风从刑下来，祸浅；刑上来，祸深。三刑：为刑上、刑下、自刑。

凡灾风之来，多挟杀气，克日，浊尘飞埃。

凡祥风之来，多兴德气，并日色晴朗，天气温凉，风气索索不动，尘平行而过。

凡申子为贪狼，主欺诒、不信、亡财、遇盗贼，主攻劫人。

巳酉为宽大，主福禄，主贵人、君子。

亥卯为阴贼，主战斗杀伤、谋反大逆。

寅午为廉贞，主宾客、礼仪、嫁娶。

丑戌为公正，主报仇怨，主兵。

辰未为奸邪，主惊恐。

贪狼之日，风从宽大上来，所主之言，仍以贪狼参说吉凶，他仿此。

有旋风入幕，折干戈，坏帐幙，必有盗贼入营，将军必死。

旋风从三刑上来，其兵不可当。有风从王气上来，官军胜，大寒大胜，小寒小胜。

凡风蓬勃四方起，或有触地，皆为逆风，则有暴兵作。寅时作，主人逆；辰时作，主兵逆；午时发，左右逆；戌时发，外贼逆。

宫日大风从角上来，有急兵来围，至日中折木者，城陷。

羽日大风，暝日无光，有围城，客军胜。

阴贼日风，从阴贼上来，大寒有自相杀者。

商日大风，从四季上来，有贼攻城，关梁不通。

鸟情占：

经曰：巳酉为宽大之日，时加巳酉，鸟鸣其上，有酒食；时加寅午，有酒食辞让；时加丑戌，有酒食口舌；时加亥卯，有酒食相害；时加辰未，有酒食妇人口舌；时加申子，有酒食争财。

寅午为廉贞之日，时加寅午，鸟鸣其上，有谏诤责让；时加巳酉，有宾客；时加申子辰未，有口舌事；时加丑戌亥卯，有酒食，又主相杀。

丑戌为公正之日，时加丑戌，鸟鸣其上，有长吏来慰问；时加巳酉，有公正酒食相遗；时加寅午，有吏言阴私贼事；时加申子，有吏来说公正之事；时加亥卯，有吏来说阴贼相杀。

辰未为奸邪之日，时加辰未，鸟鸣其上，有长吏来捕奸邪事；时加巳酉，有酒食阴事；时加丑戌，有吏捕阴私奸谋事；时加亥卯，有阴谋劫害之事。

申子为贪狼之日，时加申子，鸟鸣其上，有贼攻劫盗贼事；时加寅午，有善人言攻劫事；时加巳酉，有酒食；时加辰未，有妇人争讼事；时加丑戌亥卯，有群贼攻夺事。

亥卯为阴贼之日，时加亥卯，鸟鸣其上，有群贼大议休废、囚死、斗伤；时加巳酉，有妇人奸私相伤；时加丑戌，有吏逐贼；时加寅午，有妇人奸淫相伤；时加辰未申子，有贼攻讨。

右诸阴，日有鸟群飞，飘飘从鬼门四季上来，更时加四季，主有搜索，皆为斗伤事。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卷九 遁甲

遁甲总序

经曰：黄帝征蚩尤，七十二战而不克，昼梦金人引领，长头，衣元狐之裘，而言曰：「某天帝之使授符于帝。」帝惊悟，求其符不得，乃问风后、力牧，力牧曰：「此天帝也。」乃于盛水之阳筑坛祭之，俄有元龟、巨鳖从水中出，含符致于坛而去。似皮非皮，似绋非绋，以血为文，曰：「天乙在前，太乙在后。」黄帝受符再拜，于是设九宫，置八门，布三奇、六仪，为阴阳二遁。凡一千八百局，名曰：「天乙遁甲式」。

三门发，五将具，而征蚩尤，以斩之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主金，兄弟十八人，日寻干戈，恃甲兵之利，残暴不仁，闻黄帝独王于中央，将欲胜四帝，恃甲兵于涿鹿，黄帝至道之精，其神无所倚，其心无所适，淡然与万物合其一。天道亏盈而益谦，乃授黄帝神符而胜之。使黄帝行蚩尤之暴、蚩尤行黄帝之道，则蚩尤得符而胜黄帝矣。黄帝因蚩尤之暴，则黄帝得符而胜蚩尤矣。天道助顺，所以授黄帝符者，欲启圣人之心、赞圣人之事也。吉凶成败在乎道，不在乎符！今取其一家之书，以备参考耳。

日辰：

甲乙仲、甲乙季、甲乙孟。

六甲：

甲子、乙丑至癸亥，中间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并甲子，为六甲也。

五子遁元：

甲巳之日，夜半生甲子。乙庚之日，夜半生丙子。丙辛之日，夜半生戊子。丁壬之日，夜半生庚子。戊癸之日，夜半生壬子。

阳遁、遁元，仲、孟、季；阴遁、遁元，仲、孟、季。

坎：冬至一七四，小寒二八五，大寒三九六。

艮：立春八五二，雨水九六三，惊螯一七四。

震：春分三九六，清明四一七，谷雨五二八。

巽：立夏四一七，小满五二八，芒种六三九。

离：夏至九三六，小暑八二五，大暑七一四。

坤：立秋二五八，处暑一四七，白露九三六。

兑：秋分七一四，寒露六九三，霜隆五八二。

干：立冬六九三，小雪五八二，大雪四七一。

阳遁，冬至后，第一甲子为上元，第二甲子为中元，第三甲子为下元。

逆布三奇，顺布六仪。

阴遁，夏至后，第一甲子为上元，第二甲子为中元，第三甲子为下元。

顺布三奇，逆布六仪。

阳遁元用坎、艮、震、巽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气合一百八十日。

阴遁元用离、坤、兑、干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气合一百八十日。

五日六十时为一元，五日竟一气，一气用一元。上、中、下，阴、阳二遁，三百六十日当一岁之用。其五日，四分之一，各用中元，以通余闰，始终用之。然则冬至闰余二五八。

经曰：以通闰余，始终用之。各用二五八，是已五日之内与日合者。

凡用遁之法，当知九星，明九宫，定八门，审直符、直事。

九星：

天蓬水常主一，天芮土常主二，天冲木常主三，天辅木常主四，天禽土常主五，天心金常主六，天柱土常主七，天任土常主八，天英火常主九。

九宫：

坎为一宫，坤为二宫，震为三宫，巽为四宫，中五宫，干为六宫，兑为七宫，艮为八宫，离为九宫。

八门：

休门常主一，死门常主二，伤门常主三，杜门常主四，开门常主六，惊门常主七，生门常主八，景门常主九。

直符：

直符者，六甲、六仪是也。甲子常为六戊，甲戌常为六己，甲申常为六庚，甲午常为六辛，甲辰常为六任，甲寅常为六癸。

三奇：

乙为日奇，丙为月奇，丁为星奇。

直事：

直事者，直八门事也。常以直符加直事，上门加直事授出入之语，故以其门名之。直事五日一易局，十时一易符，十时一易事。

课式：

凡课式之法，常以直符加时干。直符者，六甲也。时干者，时下所用之干也。假令阳用天元、上元一局，甲巳之日，夜半生甲子，即子在甲时也。授以直符，天蓬加北方六戊，所以加六戊者，以甲子常为六戊故也。鸡鸣乙丑，授以天蓬，直符加南方六乙，尽癸酉，十时皆以天蓬加干，至寅戌、甲戌，则转直符用天芮，他皆仿此，此其阳遁可知。

阴遁逆行，以直符、直事加宫。直事者，直事上之门也；时干者，时下所得之宫也。然则直符十时一易，其门十时一易也。

假令阳遁用天元、中元七局，甲巳之日，夜半生甲子，即以惊门加第七宫。鸡鸣为乙丑，即以惊门加八宫，尽癸酉，十时皆以惊门加宫，至寅戌甲戌，则移生门加宫，而奇门所在及为吉凶成败，按而详之，他仿此。阴遁，则逆数。

凡子加子，直符、直事各伏其位，名曰：伏吟。子加午，直符、直事各易其位，名曰：反吟。虽致奇门，吉宿皆凶，惟可以纳财。

凡三奇之日，宜以出行奇者，乙、丙、丁皆为吉，干与善神并，故无凶耳。若开休生三吉门，有天上三奇合之，临一方，即其方之门为吉。道路清虚，可以出行修举，百事皆吉。

假令用阳遁天元一局，甲巳之日，日出为丁卯。天乙直符在四宫，开门临震三宫，下有六乙与日奇合，东方出行，吉。生门临离。九宫有六丁与星奇，南方可以出行，其阴遁可知。

凡三奇直使者为三奇，得六甲所使奇也。即乙为甲戌、甲子，使丙为甲寅、甲申，使丁为甲辰、甲寅，使三奇为吉门，合得此时者，为尤良。

假令阳遁用天元、上元一局，用甲巳之日，日入癸酉，天乙直使在一宫，以直符天蓬加六癸，休门直事加一宫，北方休门下六丙，日奇而临甲子，六丙所使者是也。他皆仿此。

凡三奇与生门合，太阴合，得人；遁奇与休门合，为天遁奇，与开门合，得地；遁奇与太阴所合皆吉，常以六丁所合为太阴，天乙后二宫亦名太阴。

假令阳遁用天元、上元一局，甲戌在坤宫为直事，前二宫干六甲在二宫，天乙在后二宫，皆合于六宫，故曰：巽遁用阳。他仿此。

又生门与六乙合，得人；遁奇、休门与六丁合，得地；遁奇、开门与六丙合，得天。遁奇所合之宫，所向皆吉。

又生门与六乙合，得天；遁奇、开门与六丙合，得地；遁奇、休门与六丁合，而在直符前三宫，为得人。遁奇：天遁奇者，为日精华所蔽；地遁奇者，为月精华所蔽；人遁奇者，为太阴之气所蔽。此时可以隐匿逃亡蔽盖，此宫有事，出行吉。

凡三奇合太阴而无吉门，名曰：有阴无门。有门合太阴而无奇，名曰：有门无奇。有吉门而无奇阴，名曰：有奇无阴。皆可从之，吉。

但避五刑，举事但从三吉，而去若不得三奇并吉门者，但三奇所加，百事从之，吉。

又三奇在阳，宜为客；在阴，宜为主。若欲见贵人，求财举事，出自奇门，合生门吉。若力胜，举百事，出自奇门，合开门吉。若欲求阴私，举百事，出自奇门，合休门吉。

凡三奇游于六仪，利为公私和会之事。谓乙丙丁游于六甲之上，若甲寅有乙卯，甲子有庚午，此为玉女，守门户之时也。天乙合会利，为其事，要在三奇。在六仪者，三奇吉门合太阴，以胜光，小吉，从魁加地四户，是谓福仓。远行出入，移徙皆吉。

凡欲远行出入，举百事，逃亡，当令天三门加地四户，出其下，吉。天三门者，太冲从魁，小吉是也；地四户者，除定危开是也。

假令正月建寅，即卯为除，午为定，酉为危，子为开，他仿此。太冲从魁，小吉。天之私门，六合；太阴、太常，地之私户。此临、开、休、生三奇，吉门从之，出入远行，举百事，皆大吉。又以月将加时上，视之勿忘太冲。太冲者，天门也。卒有急难，天门出吉，凡三奇入墓凶，不用。

假令六乙日奇，虽得日奇，未时不可出。谓乙属木，木墓在未也。丙丁火，火墓在戌，戌时不可出。

一云六乙临二宫，六丙、六丁临六宫，入墓出三奇，吉门。勿令五刑魁星，螣蛇、白虎在其中。

凡九天之上，可以力胜；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太阴之中，可以潜形；六合之中，可以逃亡。即直符，后一所临之宫为九天，后二所临之宫为九地，前二所临之宫为太阴，前三所临之宫为六合。

假令阳遁直符临九宫，则九天在四宫、九地在三宫、太阴在七宫、六合在六宫，他皆放此。阴阳皆用，天遁为奇，其九天临甲，九地临癸，太阴临丁，六合临巳，为大吉。

凡六仪击刑，皆不可用。

假令阳遁甲子，天蓬为直符，加卯时为击刑，谓子卯刑，故也。虽得奇门吉宿，不可用三刑者，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辰午酉亥四位自刑。

凡六庚加直符，名「天乙伏宫格」，亦名「天乙留符格」。直符加六庚，名「天乙飞宫格」，亦名「天乙行符与太白格」。六庚加天乙，名「太白与天乙格」，战于野。若天乙与六庚同宫，名「天乙与太白格」，战于国。六庚加天乙宫者，谓临太乙所在地宫也。天乙与六庚同宫者，谓此同地宫也，凶时也。

凡六庚加金日，亦名「伏干格」，亦名「本宫干格之日」，干格加六庚，名「飞干格」，此凶时，不可为。百伏干格之时凶，外取之，占贼见之。占人在占格，则不在；占人来占格，则不来。

凡六庚加岁干，为岁格；月干，为月格；日干，为日格。一曰：六庚加三奇，为时格；不加三奇，非时格。六庚加六巳，名刑格。易地千里，车破马惊，不利举百事，凶。

凡六庚加六丙，名曰太白入荧惑。六丙加六庚，名荧惑入太白。二逢相入，皆凶时，得奇门，吉宿亦不可举百事，凶。

凡六丙加直符，为勃，谓天上六丙加庚直符也。及天乙宫加六丙，亦名为勃，同六庚所加之义。

凡时下及天乙直使所在，得吉宿者吉，得凶宿者凶；时下得吉宿，谓直符所胜。时下所得三星，此谓吉宿也。

假令阳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巳之日，平旦为丙寅，即以直符加六丙，六丙在八宫，八宫为天任，是谓时下得天任星也。他仿此。

天乙所在吉宿者，假令阳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巳之日，夜半生甲子，甲子为天蓬，即以天乙直使在天蓬宿；鸡鸣为乙丑，乙丑为天芮，即以天乙直使为天芮宿。

凡吉者，天辅、天禽、天心为大吉，天冲、天任为小吉。凶宿者，天蓬、天芮为大凶，天英、天柱为小凶。大凶者，有旺相气，变为小凶；小凶者，有旺相气，变为平。其吉宿，有旺相气，大吉。

凡六甲加六丙为青龙返首，六丙加六甲为朱雀跌穴，此二时可以造举百事。又会三奇八门者，为大吉。《太乙经》曰：六丙加六庚为孛，六辛加六乙为白虎猖狂，六乙加六庚名青龙逃走，六癸加六丁名螣蛇夭矫，六丁加六癸名朱雀入江，不可举百事，皆凶时也。

凡时下得乙未丙戌辛丑甲辰戊辰，名入墓，时不得出入、举百事。

凡天道不远，三五复反，假令阳遁用天元、上元一局，甲巳之日，平旦为丙寅三，即三在寅也；戊辰五，即五在辰也。他仿此。

其阳遁可出入、举百事，当趋三避五，可以名天道。凡出行者，亦可参用「元女式」。三宫法所出之门有螣蛇、白虎，皆须避之，不可犯，大凶。

时逢六庚，抱木而行，强有出者，必有斗争，谓六庚之时，时下得庚凶也。

时逢六辛，行逢死人，强有出者，罪罚缠身，谓六辛之时，时下得辛凶也。

时逢六壬，为吏所擒，强有出者，非祸所胜，谓六壬之时，时下得壬凶也。

时逢六癸，众人所视，不知六癸，出门则死，谓六癸之时，时下得癸凶也。

凡时下得天蓬，宜安居保国、修筑营垒，主不利客，凶神也。

时下得天芮，宜崇道修德，统接朋侪，凶神也。

时下得天冲，不利举事，凶神也。

时下得天辅，宜守道调理，凶神也。

时下得天禽，宜祭祀求福，以灭群恶，吉神也。

时下得天心，宜避疾求仙，君子吉，小人凶，凶神也。

时下得天柱，宜居守自固，藏形隐迹，凶神也。

时下得天任，宜请谒赏贺，通达财利，吉神也。

时下得天英，宜道行出入，进酒作乐，嫁娶筵宴，吉神也。

太乙贵神，可向、不可背。白奸者，天大奸神，不可向、可背也。

又曰：六丁为六甲阴，能知此道，日月可陆沉，可呼六丁神名，凡六合之中六巳，谓六巳之位皆在六合之中也。行阴密隐秘潜伏之术，皆从天公六巳所临用之。

凡天辅之时，有罪勿杀，斧钺在前，天乙救之，谓甲巳之日，时加巳；乙庚之日，时加申；丙辛之日，时加午；丁壬之日，时加辰；戊癸之日，时加寅。此时有罪，自然光辉，亦宜此时，拔人之系缚。

一曰：甲巳之日，时下谓巳；丁壬之日，时下谓辰；戊癸之日，时下谓申。为天辅之时也。

凡天网四张，万物尽伤，谓时得六癸也。此时不可造作百事。又神有高下，必须避也。假令天网在一宫，神高一尺；在二宫，神高二尺。踰越避之。

凡天罡加四孟，天乙在内，宜处百事；天罡加四仲，天乙在门，出处，百事皆败；天罡加四季，天乙在外，宜出行，百事皆吉。他仿此。

凡要事在三宫，在天乙大吉，加四仲，名玉堂。时天乙理事于玉堂之中，欲出行，当此之时，百事可利，逃亡者得。

神后加四仲，名明堂。时天乙出游门垣之外，游行四野。当此之时，举造百事皆吉，逃亡者得。

征明加四季，名曰绛宫。天乙伏藏于深宫之中，行于私宴。当此之时，不可出行，逃亡者皆得用。

凡天乙之理于三宫，四时迭用，要在于天乙大神，背之必败，当从向克。

春三月，天乙大神，理于玉堂宫，大吉是也。大吉为生气，其冲小吉，为百鬼死。

夏三月，天乙大神，理于明堂宫，神后是也。神后为王坐，其冲胜光，为负。

秋、冬三月，天乙大神，理于绛宫，征明是也。征明为常生，其冲太乙，为积刑。

凡出入往来，青龙上明堂，出天门，入地户，四入太华中，即华盖，若天藏、天狱、天牢，慎不可犯。

凡六甲为青龙，可以建福；六乙为蓬星，可以建德；六丙为明堂，可以出入；六戊为天门，可以往来；六巳为地户，可以伏藏。天乙至三凶神之宫，六庚为天狱，六辛为天庭，六壬为天牢，天藏之中为六癸，可以隐藏也。

凡九天之神在六甲，朱雀之神在六丙，太阴之神在六丁，勾陈之神在六乙，六合之神在六巳，白虎之神在六庚，元武之神在六辛，入地之神在六癸。凡欲逃亡隐匿，必须从天门入地户，又参之以太冲从魁，小吉。六合太阴加地户，将出入往来，无能见者。欲去者，出天门而去；欲藏者，入地户而藏太阴之中。凡欲逃避百鬼，当出天门，入地户，中吉。

凡欲行山中宿，令虎狼鬼贼不敢近者，出天门，入地户，中吉。

夫开门遁伏，休门生聚，生门利息，景门上书，杜门闭绝，死门射猎，惊门恐迫，伤门伤害。避恶伏匿，背杜门，向开门，吉。出行移徙，迁官受职，入官视事，背景门，向休门，吉。有所掩袭，欲塞奸邪，背开门，向杜门，吉。三奇吉门，合天辅、天心、天禽出入，大吉。出入开门，宜见大将军；出休门，宜见长吏；出生门，宜见帝王公卿；出伤门，宜捕猎征伐；出杜门，宜邀遮隐匿、诛伐亡逆；出景门，宜上寿；出死门，宜丧葬吊唁；出惊门，宜掩捕斗讼。

凡时加六甲，一开一阖，上下交接，谓六甲之时，时下得伏吟时也。

凡时加六乙，一往一来，恍惚俱出，谓六乙之时，时下得乙吉也。

凡时加六丙，道逢清宁，求之大胜，谓六丙之时，时下得丙吉也。

凡时加六丁，出幽入冥，永无祸侵，谓六丁之时，时下得丁吉也。

凡时加六戊，乘龙万里，当从天上六戊出，挟天武而行，吉也。

凡时加六己，如神所使，不知六己，欲行且止，谓六己之时，时下得己，凶也。

向背择日：

经曰：征伐皆有向背，知之者胜，不知者败。其太岁、太阴，将军月建日时，大时小时，亭亭白奸，游都太乙，黄旛豹尾，五帝六符，生神死神，大雄死地，睢日德孤虚，岁月日时，刑杀大小，审而用之，可以知其胜负，易其成败。其临神者，惟死神地睢，虚星可向，白奸亦可向。

推五星所在法：

常以天罡加太岁，视亥上神为岁星，午上神为镇星，酉上神为太白，子上神为辰星，五星所在之次国，不可伐，大略如此。为星有迟速跳伏，以七曜算之，方定太岁，月日时下之辰，不可向。

凡小时月，逢大时月，正月卯，二月子，三月酉，四月午，左行四仲，周而复始。

凡游都，正月丙，二月丁，三月口，四月庚。

推行八千四角天乙依元女式：

新口月游者，一名刑法。己酉月理艮宫六日，乙卯月理震宫五日，庚申月理巽宫六日，丙寅月理离宫五日，辛未月理坤宫六日，丁丑月理兑宫五日，壬午月理干宫六日，戊子月理坎宫五日。阳岁，以大吉；阴岁，以小吉。

推恩建黄道法：

常以正七月加子二，八月加寅三，九月加辰四，十月加午五月，十一月加申六月，十二月加戌。

凡天罡下为建，建为青龙，黄道次神。太乙即为除，除为明堂，黄道次神。胜光即为满，满为天刑，黑道次神。小吉即为平，平为朱雀，黑道次神。传送为定，定为金匮，黄道次神。从魁为执，执为天德，黄道次神。河魁为破，破为白虎，黑道次神。征明为危，危为玉堂，黄道次神。神后为成，成为天牢，黑道次神。大吉为收，收为元武，黑道次神。公正为开，开为司命，黄道次神。太冲为闭，闭为勾陈，黑道次神。

凡避死难从开星，不吉。春三月房为开，夏三月张为开，秋三月娄为开，冬三月壁为开。

推亭亭白奸法：

常以月将加时辰，神后下为亭亭所在，次析十二月时，其寅申巳亥，神后白奸所在，神后时，白奸在寅，常行四孟，亭亭常以白奸囚于巳亥，格于寅申。

出师安营：

经曰：诸有正宿安营，四直顿兵，深入敌境，恐有掩袭，乃作真人，闭六戊法。逃难隐死，作玉女反闭局法。千凶万恶，莫之敢干，故人精微；去道不远，故能洞幽阐神，非真人逢时，必不能行也。

闭六戊法：

先置营，讫于某旬，上以刀从鬼门行起，左旋画地一周，次取其中央之土一斗，置六戊上。六戊者，天罡神也。刀即置取土之处，埋之咒曰：「太山之阳，恒山之阴。盗贼不起，虎狼不伤，城郭不完，闭以金关，千凶万恶，莫之敢犯，便于营中宿。若令出入，验之法取犊母在营，子安营外，犊子终不敢入营中，甲子旬戊在辰，余仿此。

玉女闭局法：

以刀画地，常以六为数，室中六尺，庭中六步，野外六十步，手持六算，算长一尺二寸。假令甲日从甲上入，乙日从乙上入，戊日从东西南北入，入局竟从今日日辰起。

假令子日，即以第一算置子上，第二算加丑上，第三算加寅上，第四算加卯上，第五算加辰上，第六算加巳上。下六时亦依次去，便呼云：鼠行失窟，入市便逐。子上算置戌上，度算讫，大呼云：青龙。下次移丑上算置卯上，云：牛入兔涂食时草。度讫，就便呼云：朱雀。下次移寅上算置巳上，云：猛虎跳鸢来到。度算，呼云：勾陈。下次移卯上算置丑上，云：兔入牛栏伏不起。便大呼云：白虎。下次移辰上算置午上，云：龙入马厩因留止。度讫，便呼云：元武。下次移巳上算置申上，呼云：螣蛇宛转来。度讫，便呼云：六合。下两算夹一算，先成为天门，后成为地户，避难，出天门，入地户，乘玉女上去，吉。仍呼玉女所在之庚上，玉女来护我，无令百鬼中伤我，敌人不见

我，以为束薪，独开天门而闭地户，咒会交乎，以算闭门，而去勿反顾，以刀画地，即地脉不复得见。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卷十 杂式

元女式

元女式者，一名六壬式。元女所造，主北方万物之始，因六甲之壬，故曰：六壬。六甲之上运斗柄，设十二月之合神，为十二将间置十干，次列二十八宿、三十六禽，以月将加正时，课日辰用为天乙，所理十二神，将以断吉凶成败。

推月将法：

登明正月将加在亥水神，河魁二月将加在戌土神，从魁三月将加在酉金神，传送四月将加在申金神，小吉五月将加在未土神，胜光六月将加在午火神，天乙七月将加在巳火神，天罡八月将加在辰土神，太冲九月将加在卯木神，功曹十月将加在寅木神，大吉十一将加在丑土神，神后十将加在子水神。

推四维法：

干天门，坤人门，巽地户，艮鬼路。

推三十六禽法：

东方：狸、虎、豹、兔、貉、蛟、龙、鱼、虾

南方：蚓、蛇、狙、鹿、獐、雁、羊、鹭、獾

西方：猿、狢、猴、乌、鸡、犬、豕、豺、狼

北方：熊、猪、黑、燕、鼠、蝠、蟹、牛、鳖

推四课法：

常以月将加正时，视干日、支辰、阴阳，以为四课。干日上神为日之阳支，日上神本位所得之神为日之阴支；支辰上神为辰之阳支，辰上神本位所得之神为辰之阴支。谓之四课四课之中，察其五行；取相克者，为用四课。阴阳先以下贼上为用，若无下贼上，以上克下为用，若三上克下一下，贼上还；以下贼上为用，若四上克下四下，贼上与。

今日比者为用；俱比、俱不比；涉害深者为用，涉害俱深，以先干后支为用。四课阴阳皆克，以遥相克为用。若有干克神、神克干，先以克干为用；若干克两神、两神克干，以比者为用。俱比、俱不比，刚用干比、柔用支比为用。四课阴阳无上下相克，又无遥相克，以昴星为用。刚干，视酉上所得神为用；柔干，伏视从魁所临神为用。刚日，先传支后传干；柔日，先传干后传支。若天地返吟，伏吟，先以相克为用，若无相克伏吟，刚干，以干上神为用；柔干，以支上神为用。反吟，刚干，以干上神为用；柔干，以支上神为用。反吟，刚干，以干冲；柔日，以辰冲为用。以刑及冲用为传，终八，专日，四课不相见。刚干，从干上阳神顺数；柔干，从支上阴神逆数。皆及，三神为用，足以定吉凶。当知所受用三传，以考终始善恶所致，何先何后？变化何从？将安所极？三传之要诀在天宫，各以神将言其祸福，将以并合所加日辰，又以五行论其忧喜，欲取诸将，以天乙为首。

推天乙所理法：

天乙者，贵人也。家在丑，甲戌之日，旦理大吉，暮理小吉。乙己之日，旦理神后，暮理传送。丙丁之日，旦理登明，暮理从魁。庚辛之日，旦理胜光，暮理功曹。壬癸之日，旦理太乙，暮理太冲。天乙在东方、西方，则南方为前，北方为后；在南方、北方，则东方为前，西方为后；常以星没为旦，星出为暮。

推十二神将法：

用起天乙，以将兵，大胜，辟地千里；用起螭蛇，以将兵，兵数惊骇，上下相克。天乙前一神也。用起朱雀，以将兵，士卒惊恐，妄作口舌。天乙前二神也。用起六合，以将兵，战胜，得子女、玉帛。天乙前三神也。用起勾陈，以将兵，士卒战亡。天乙前四神也。用起青龙，以将兵，大胜。天乙前五神也。

用起天后，以将兵，不胜自败。天乙后一神也。用起太阴，以将兵，士卒怯弱。天乙后二神也。用起太常，以将兵，平平。天乙后四神也。用起白虎，以将兵，师亡。天乙后五神也。用起天空，以将兵，士卒死亡，为敌欺诈。天乙后六神也。天乙理十一将，前尽于五，后尽于六。

推伏吟返吟法：

凡兴师动众，勿取伏吟之时，必见固守。行者不坐，坐者不起。返吟时，前胜后负，诸神自临其冲，曰：反吟；诸神自临曰：伏吟。

推阴阳相覆法：

天罡加太岁，是阳覆阴也。天罡加月建，是阴覆阳也。阴阳相覆之时，兵必有奸，计重阳时，执于火为惊；重阴时，执于水为恐。阳覆阴，君欲害臣；阴覆阳，内奸生，不利举百事，凶。

推神在内外法：

斗加孟，神在内，道路壅塞，出军凶；斗加季，神在外，出师吉；斗加仲，神在门，或战胜密谋。

推九丑法：

乙戌己辛壬之日为子午卯酉之神，合五得四，交合为九丑。主败军杀将，丑恶之日，故曰：九丑。己卯、辛卯、戊午、戊子、壬子、壬午、乙酉、辛酉、己酉是也。

推兵讎法：

仰见其兵，暮见其辰，俯见其讎，下贼上比时，军兵僂，将死亡。

推行军本命法：

军出日时，天罡不欲临将军本命，及行年大凶，螣蛇、白虎，小凶；天乙、青龙、六合、太常临，小吉；岁月杀所临之方，不可往。

推天门地户法：

以天二门太冲、从魁，覆地四户，除定危开，从下而出，万夫莫当。

推五帝法：

春三月，五帝任东，出军，先锋出城，西门立营，牙门向东，常以青旗居前，赤旗次之，次引白旗，次引黑旗，四时仿此，不向旺方也。

推国君自将法：

置营讫，国君居北斗四星之下，征明是也。前将军居太微下，胜光是也。后将军居华盖下，神后是也。左将军居天府下，太冲是也。右将军居文昌下，从魁是也。旗鼓居蓬星下，六乙是也。偃众居明堂下，六丙是也。军门居天门下，六戊是也。小将居地户下，六己是也。斩杀居天狱下，六庚是也。判事居天庭下，六辛是也。囚禁居天牢下，

六壬是也。军器居天藏下，六癸是也。顺旬依法，不可妄举，起甲尽癸，则复旋改。

推神位诸煞例：

假令甲子旬，子为青龙，丑为蓬星，寅为明堂，卯为太阳，辰为天门，巳为地户，午为天狱，未为天庭，申为天牢，酉为天藏，终十辰，至甲戌为青龙，余仿此。

推玉帐法：

出军行阵，深入敌国，止宿营垒，休舍憩息，大将军居太乙玉帐下，吉。攻之不得，以功曹加月建，前五辰是也。

察情胜败篇

武侯曰：田螺占兵之法，其来甚远，龟易卦占虽有正爻，学者不精，吉凶难准。昔越范蠡曾用田螺占之中间试之，颇有灵验，见兵书。此乃古法也，取田螺时须自净身，勿令女人见之，即有灵验。

其法，以甲乙日用温汤向东灌之，向夜取一大盘，盘中画一直墨界，一边为己，一边为敌。注水一二升于盘内，取二螺，咒曰：「田螺索索，风雨不作；敌若不来，各守城郭。」又咒曰：「田螺舞舞，知风知雨；敌若来迫，入我城土。」咒讫，明旦视之，若己入敌，则己胜；敌入己，则敌胜。

右准前法，置田螺于盘内，明旦视其头之所向，定其缓急。凡甲乙日，头向南，三日至；向西，七日至；向北，不来；向东，不战。丙丁日，头向南，九日至；向西，七日至；向北，即至交战，主胜；向东，不来。戊己日，头向南、西、北，皆不来；向东，三日至。庚辛日，头向西，与敌和；向北，无事；向东，敌来自败；向南，九日

至。壬癸日，头向北，吉；向东，三日至；向南，敌来自败；向西，不来。

若春，向东大胜，向南小胜，向西大败，向北平安。

夏，向南大胜，向西小胜，向北大败，向东小胜。

秋，向西大胜，向北小胜，向东大败，向南大败。

冬，向北大胜，向东自败，向西大败，向西自败。

推贼虚实法：

常以月将加闻贼时，天罡加四孟，言虚加四仲，来在道，天罡加四季，至欲知贼来否，以月将加闻贼时，游都加日辰，贼即至，临前一辰一日至，二辰二日至，四辰以上，过去不来，游都旺相克日辰，凶。

推天地耳法：

欲知贼消息，往天耳听之，大吉、小吉是也；欲听人之密谋隐事，往地耳听之，太冲、从魁是也。

推贼兵数法：

以月将加正时，日上辰见天罡、河魁，五百、五千、五万人见征明、太乙，四百、四千、四万人见神后、胜光，六百、六千、六万人见大吉、小吉，八百、八千、八万人见功曹、传送，九百、九千、九万人见太冲、从魁，十百、十千、十万人见其神，旺气十倍，相气五倍，死气减半。

推迷路法：

道路三叉，不知何路可通，以月将加时，天罡加孟，左道通；天罡加仲，中道通；天罡加季，右道通。

推伏匿法：

逃亡隐匿，以月将加正时。望奸，下可藏万人，神后是也。河龙，下可隐千人，太冲是也。阴精，下可藏百人，从魁是也。

推三河九江法：

三河九江，天道独通。太冲为三河，从魁为九江。欲行间谍，为不可知事，视江河，除定危开之道，又前三、后三并者可独通，出入其下，人无知者。

推三阵法：

甲子旬，阵形象毕帛曰：孔琳前，左将青衣，赤头；右将白衣，赤头，从酉入，以临子。

甲戌旬，军形象井帛曰：陵城降前，左将黑衣，赤头；右将黄衣，赤头，从未入，以临戌。

甲申旬，兵形象翼帛曰：梁邱叔前，左将黄衣，赤头；右将朱衣，赤头，从巳入，以临申。

甲午旬，兵形象尾帛曰：费阳多前，左将白衣，赤头；右将青衣，赤头，从卯入，以临午。

甲辰旬，兵形象斗帛曰：许咸池前，左将青衣，赤头；右将黄衣，赤头，从丑上入，以临辰。

甲寅旬，兵形象虚帛曰：王屈奇前，左将赤衣，赤头；右将黑衣，赤头；从亥入，以临辰。

推阴阳兵法：

阳兵者，以阳时出天门，入地户，过太阴，短行出九地，六癸顺；入九地，上升九天、六甲，百战百胜。

阴兵者，以阴时从九天，践明堂，出天门，入地户，左行右回，历太阴，分兵为奇，逆入太阴中，杨（扬）□（兵）以采（出）战。

推雌雄法：

用起战雄，吉。春寅、夏巳、秋申、冬亥。用起战雌，凶。春申、夏亥、秋寅、冬巳。今日之辰起，其后二攻其前四，子日后二戌，前四辰是也。复以大吉、征明、神后、天罡，四神为雄。小吉、天罡、胜光，三神为雌。战阵，背雌向雄，百战百胜。不得令青抵白，黑抵黄，金迎火，阴就阳，子攻母，迷天道，战必败，不欲向胜，日辰也。攻其类，众还受其屈；攻其所，胜，大吉。勿使衰对相死当旺，故曰：通三天，胜可全：顺斗行一也；攻其胜，二也；后二攻前四，三也。

推北斗战法：

左八八月攻左，右二二月攻右，是战法也。

推伏兵法：

太冲、神后、传送、太乙，临日辰，必有伏兵。此神旺与杀并，伏兵发，大凶；不与煞并，伏兵不敢发。

又曰：以闻事时斗加季，有伏兵；干伤支，有伏兵在前；支伤干，无伏兵；干支俱伤，为用神，有伏兵，战凶。

推突围法：

伤不伤，视阴阳，日辰上贼为伤，又恶得将为重伤，则凶，不伤无咎，又用起阴，传出阳者，可出必免难。

又曰：被围时，神在内，可守；神在门，相伤；神在外，可出。

又曰：或在家，或在野，被围四匝者，当从青龙下去加旺时，天罡是也。所谓八极俱张刺，如锋镞，乘龙而出，兵不敢当。

推水军法：

兵众，行船，将涉江海，必有倾覆之患。丙子、癸未、癸丑，法为江河龙，此日济，必溺。

又曰：天河临地井，舟必覆。壬癸，小吉下得路，为天河，卯、酉、辰为地井。

推迷惑法：

月将加正时，若天罡，若小吉，下得路，山林野泽，烟雾昏蒙，忽迷四方，以式投地，出传送下，自然开悟；出天罡下，百步得道，若三百步，得及路；出小吉下，八十步得道，以天罡加地户，头戴式行则不迷，加正时，出小吉下，三百步得天井，太冲下得水；出大吉下，得粮。凡支吉，利涉陆路，在前不知通者，正时加孟，左道通；加仲，中道通；加季，右道通。

主客向背篇

经曰：众兵大同，则先举者为主，后举者为客。陈兵原野，则先举者为客，后举者为主。

又曰：天五音为客，地五音为主。五音：宫、商、角、征、羽也。

又曰：辰为客，时下为主；辰行为客，位止为主；先动先声为客，后动后声为主；高旗为客，卑旗为主；两人相见，外来为客，内坐为主；两人相见，立为客，坐为主；两人等，先举事为客，后举事为主。人有气者胜，无气者败。客利四季月日时，欲得制日，干克支，主人利；四孟月日时，欲得伐日，支克干，客利。

推向背法：

旌旗五色者，军之五德也。辉映众心，宣威兵目。

青旗举一鼓，则行；二鼓，则趋；三鼓，则集受制也。

举黄旗一击令，则止；二击令，则列；三击，则听受命也。

阳时举赤旗，扬威仪而始之，甲乙丙丁戊也。

阴时举黑旗，伏威仪而终之，己庚辛壬癸也。

旛旗各随方色而行：甲子、甲申、甲辰三旬，弧矢在前；甲寅、甲午、甲戌三旬，刀盾在前。春以长矛在前，夏以戈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盾在前。

推二十八宿骑战法：

以二十八人象二十八宿，为先锋军，压敌。

角人，赤旗，青衣，青马，东方七人。

羽人，青旗，黑衣，黑马，北方七人。

宫人，白旗，黄衣，黄马，中央七人。

征人，黄旗，赤衣，南马，南方七人。

商人，黑旗，白衣，白马，西方七人。

右以二十八人早近敌阵，大呼若闻桴鼓击柝之音。我以商人为前，将兵象白虎也。阵见火光，以羽人为前，将兵象元武也。阵闻金石兵刃之声，以征人为前，将兵象朱雀也。阵闻士人呼号者，以宫人为前，将兵象勾陈也。阵内寂无声者，以角人为前将，兵象青龙也。是为五行厌胜之法。

推五行阵法：

木直阵，以金方阵应之；金方阵，以火锐阵应之；火锐阵，以水曲阵应之；水曲阵，以土圆阵应之；土圆阵，以木直阵应之。

推当敌人法：

背太岁，当万人；大将军，当五千人。太阴、月建、天魁三元，五符各当五千人；天乙、游都，五百人；岁德、月德、日德，壬方，旬之内生气；岁星、豹尾、岁建，并可背，不可向也。

推神煞门户篇

凡战阵之法，须避神煞，兼明天门地户，克胜制敌，实在于此也。

推大将军法：

孟岁，以胜光；仲岁，以小吉；季岁，以传送；加岁支，天罡下是也。

推豹尾法：

天罡加太岁支，功曹、胜光、河魁，有临季者，其下即是豹尾，其冲是为黄旛。

推太阴法：

常以功曹加岁支，神后下是已。

推岁建破法：

阳岁，以大吉；阴岁，以小吉；加太岁，支魁下为建，天罡下为破，阴阳杀用。

推岁星法：

天罡加岁支，亥上所见本位辰是也。

推岁支干德法：

从魁加岁辰，功曹是已。支德甲戌、戊寅，壬德自处，乙丁、己辛、癸任魁乡也。

推岁杀法：

天罡加岁支，太乙、从魁、大吉，有临季者，其下即是岁杀。申子辰，劫煞在巳，灾杀在午，天杀在未，他仿此。

推孤虚大煞天狗法：

登明加岁支，天魁下，为孤；太冲、天罡下，为虚；旬下日，同大煞。春午、夏未、秋酉、冬子，一名天地转，杀天狗。孟岁巳，仲岁酉，季岁丑。天时、天罡加月建也。

推天道黄道法：

天道：寅午戌月，寅戌，南方行；午，西北方行。亥卯未月，亥未，东方行；卯，西南方行；申子辰月，申辰，北方行；子，东南方行。巳酉丑月，巳丑，西方行；酉，东北方行。

推天耳、天目法：

春氐星，乙下；夏柳星，丁下；秋胃星，辛下；冬女星，癸下。是为天目也。

春箕星，寅；夏轸星，巳；秋参星，申；冬壁星，亥。是为天耳也。

推游都虏都月合法：

游都为都将，甲己日大吉，乙庚日神后，丙辛日功曹，丁壬日太乙，戊癸日传送。虏都为天贼，甲己日天罡，乙庚日胜光，丙辛日登明，丁壬日传送，戊癸日功曹。月合常以月合，神上为月朔之始、顺数之尽，末日也。

推三元法：

上元甲子日，起五宫；中元甲子日，起二宫；下元甲子日，起八宫。各以顺日求之，周而复始，时同日法，夏至后行，反此。

推亭亭白奸法：

常以月将加正时，神后下为亭亭。寅午戌上见孟春，五本位上是白奸。

推生死神法：

常以功曹加月建，神后下为生神，胜光下为死神。

推六害法：

辰卯相害，寅巳相害，丑午相害，子未相害，申亥相害，酉戌相害。

推天门地户法：

子丑日，天门在丙，地户在丁。寅卯日，天门在庚，地户在丁。辰巳日，天门在庚，地户在壬。午未日，天门在壬，地户在辛。申酉戌亥日，天门在甲，地户在癸。

龟卜篇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则灵龟负图，自河而出也。是龟龙麟凤四灵，龟居其一；托梦于元王，何其贤也！不避豫且之网，何其愚也！生既不能全身避害，死亦安能灼骨而知吉凶。古人所以设此法者，谓「兵为凶器，战为危事。」圣人得之以兴，凡夫得之以废，不可轻举矣。愚人不自谓其愚，皆自谓其智，故立卜法，假于阴阳，亦惑愚人之心，非为智也。太公曰：「蓍，朽草也；龟，枯骨也。安知圣人之智虑哉！」是知神亦不能自智，圣亦不能自智。赞圣人之事者，其犹砥乎！凡龟有五色，随其旺相而用之，一龟之内有六厨左右翼，君王用上尺有二寸，大夫用中，庶人用下；后左足为春，前左足为夏，前右足为秋，后右足为冬，四季用中厨。

经曰：何知我神，骨白如银！何知我圣，千里路正！又曰：其骨须白，其色须鲜，其皮如蜡，其界如法。

龟有五兆，以定吉凶。一兆之中为五段，可以彰往察来：内高为金，外高为火，五曲为木，正直为土，头垂为水。水无正形，因金为名，常以晴雾为水。一兆之中从头分为五乡，头为甲乙，次为丙丁，次为戊己，次为庚辛，次为壬癸。常以头微高为上兆，正横为中兆。春夏以内为头，秋冬以外为头。

假令木兆：甲乙乡为本宫，丙丁乡为子孙，戊己乡为妻财，庚辛乡为官鬼，壬癸乡为父母。但以此乡断吉凶，及支入兆，假令木兆：

金支是官鬼，木支是兄弟，土支是妻财，火支是子孙，水支是父母。看支入乡，以断吉凶成败。

我往攻彼，则彼为主。兆欲头伏足落，及格横，身内摧折、暗雾、昏惊、震动、猖狂、文不食墨、火天穿者，破军杀将。

彼来攻我。兆欲头仰足举。彼支援助，身内有力、食墨、鲜明、肥浓、安稳，兆吉言吉，兆凶言凶。万端吉凶，一看兆身，往往有验。无假日辰，夫有动不如无动，有支不如无支。有支则被支吉、格支凶，故兆连新，起动由人；新兆连故，起动无路。

捉头足，所作不成；头足衔芒，所求无累。君子动头，天下同忧；小人动足，天下驰逐。兆身过度，日向衰微；兆不出白，势将微灭。

凡占贼：被支有外救，格支有外敌。若吾击敌，兆旺相、洪润、轩昂、有力、重偃仰吉；枯槁、伏落、雾悴、惊摧、分伏、足落、兆细而暗，凶。凡卜：以支及动乡，贼数日月，远近里数，生数三，成数八，旺相依数，休废减半。

凡卜兆：为我为客，支旺克兆，客胜；支因为兆所克，客败。支洪润，贼强；支枯槁，贼弱。

「𠂆」，飞鸟出林兆。出军行师，吉；安营入师，凶。

「𠂇」，飞鸟入林兆。安营筑城，吉；行师，凶。

「工」，惊獐兆。有贼奄至，防闲城堡，吉。

「爪」，走鹿兆。有贼至，主奔走之事。

「一」，土兆大横。安城堡社，吉。

「八」，栖凤兆。自守，吉。

「（上十下四）」，需兆。安城垒，吉。

「川」，天兆。城垒袭人，吉。

山冈营垒篇

山有冈峦，地有形势。断其形，则气势灭，故秦筑长城，凿其山冈之气，而咸阳邱墟；隋疏汴河，断乎土地之脉，而江都荆棘。成周卜迁伊洛，得灋涧之利，而王年八百；吴晋奄宅建业，得江山之势，而延期数叶。

夫建都邑、筑城垒，必择形势。虽成败在人，不在于城地，然地形山势，足以为人之助也。故曰：赵之地坦然平，吴楚之地东南倾，秦韩之地龙虎形，幽魏之地无邱陵。夫赵无陂险、山冈、沟涧，故曰：坦然平。吴楚之有江海、浪潮，故曰：东南倾。秦韩被山带河、冈峦重复，故曰：龙虎形。秦得龙虎之形，而东吞赵魏，南并荆楚。夫建都邑、列营垒，非地势不王，非山冈不固。营垒之法：欲北据连山，南凭高冈，左右襟带，地水东流，干上伏下，过子艮、寅卯，重冈入巽。

又曰：戌连申酉，坤未高；前有迎山，抱且朝；或惊或跃，或蟠龙；藏车隐马，若飞鸿；支条散脉，如蛇走；气车森耸，似鸡笼；四维皆起，四仲平；巽水迤邐，出自庚；天门倚伏，历壬癸；直出地户，东南倾；南有污池，为朱雀；北有堆阜，为元武；东有丛林，为青龙；西有大道，为白虎。四兽既具，八卦乃列，乃立表测影，以定子午之位。兴土工，先本戌上；起版筑，从中步至门。夫草木不生，不可居；鸟兽不集，不可居；焦石沙砾，不可居；河水逆流，不可居。朱雀无头，元武折足，白虎衔尸，青龙悲哭，强居之者，兵败将死。

山形冈陇：

山若蟠龙，玉案数重，宛转邪曲，首尾相从；山若凤皇，羽翼开张，群队千万，带陇扶冈，前有印绶，后有回翔；山若飞龙，首尾远同，或惊或跃，乍横乍纵，台倾池润，舞鹤翔鸿；山若卧狗，头拳尾就，腹内乳见，项连山首；山若麒麟，乍立乍蹲，群从千万，朝者数人；山若长蛇，或曲或邪，后冈前谷，隐马藏车。凡此皆营垒之形势也。

太白阴经跋

（招文张氏刻《太白阴经》十卷跋，称从影宋抄本录出较。）

《四库全书》本多二卷，与唐、宋〈艺文志〉合。首有李筌自序，序后有内侍高班品赵承信等列衔五行，与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所称本合。惟少御书祇候臣钱承颢勘一行，或传写失去。壬辰夏，偶得旧抄本六卷，以之互校。卷三〈将军篇〉张刻仅存其目，卷五〈搜山烧草〉、〈前茅后殿〉、〈衅鼓〉、〈屯田〉、〈人粮马料〉、〈军资〉、〈宴设音乐〉等七篇，则并其目而佚之，其卷六阵图竟有大不类者，更以《通典》所引《太白阴经》校之。合于旧抄者，十之七八；合于张刻者，十之一二。张刻多以意改窜，证以旧抄本，痕迹宛然。然则所谓影宋云云者，犹在真贋之间也。惜旧抄阙末四卷，无从校补。今定前六卷主，旧抄本七八卷主。

文澜阁本仍参合异同于下，惟九十两卷，则仍依张刻付梓云。

庚子长夏。金山。钱熙祚识。